



歴史綱鑑

九八之



伊8

744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冊 伊 744 卷 5



新編通志 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八

漢紀

中宗孝皇帝

諱詢史皇孫之子武帝之曾孫也昭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崩壽四十一

名緡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索矣

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曰光然後

奏御自昭帝時光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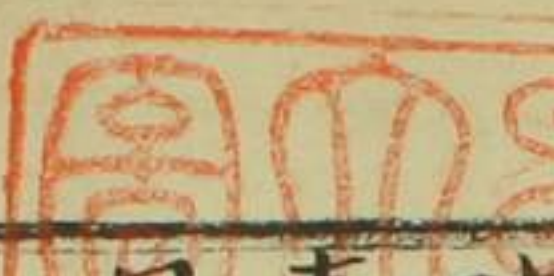
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書法

胡致堂曰

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耶霍光少即

與自昭帝時為上幼冲受顧托之重未敢去位尚有所說也孝宣壯長
君者皆不得違周上送國罪已不勝誅矣况吝權怙勢又復五年使人
法老氏止是之於上謀讓不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弟親黨

大將軍光
請歸政



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宥
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方正學曰側目視光者久矣不特天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

光之為人矣不得驂乘而後疑之也為光計者當中宗之初立社稷宗廟既有所主不負先帝顧屬之心即宜力辭而引去不許則辭朝廷之政不與而列侯就第庶可少舒中宗之疑而息衆庶之怒光則不然一歸政而不受則肆然而居之至於身死而後已且中宗是時年近壯矣其於民情國體究之熟矣光骨不於身死而後已且中宗是時年近壯矣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殺予奪賞罰之際志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霍光不在許后之死而在子廢昌邑之時取滅族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光之得罪於天非廢立也儻特天子之大柄也嗚呼世有不幸而居光之任者得吾言而思之其可免於禍乎

鳳凰集 膠東

夏四月鳳凰集膠東國赦勿收田租賦

書法光嘗祠鳳凰矣今而鳳凰集則光意也自是而書鳳

追謚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

漢初公議 梁

得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宣曰悼考曰悼

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姊曰戾夫人皆改葬焉書法有司請謚太子曰

人漢初公議猶梁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

黃霸獨用 寬和

綱石黃霸為廷尉正○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下痛切也

使直也如綱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

庭中稱平 稱美其持法輕重適中也

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召為廷尉正官也數

決疑獄庭中稱平庭中廷尉之中也稱平謂

綱已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

春秋以功 覆過 非田子賓 大事不成 子賓與男 使我至今 病悻

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十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

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

出三十萬自乞之何如也願以愚言白大將軍杜延年言之光曰誠然

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謝田大夫

病悻

使我至今病悻謝田大夫

病悻

使我至今病悻謝田大夫

病悻

使我至今病悻謝田大夫

病悻

使我至今病悻謝田大夫

病悻

使我至今病悻謝田大夫

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
目入牢獄遂自刎死

綱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鑑**詔曰孝武皇帝躬仁

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朝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群

臣皆曰如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

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

勝曰詔書不可用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

死不悔於是御史丞相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

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奏盛德文始五行之

舞三者皆舞名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

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贊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多講論不

夏侯勝諫不宜立廟

詔書不可用

黃霸欲受尚書

下南程子曰讀書將以致用也然古之讀書雖多而委諸無用若
書即予觀夏侯勝黃霸授受尚書而尚書之中其載子堯治民舜事君
之道勝也抗言武帝之失是事君而識鯁直字矣霸也獨用寬和為名
是治民而識循良字矣讀書致用如二子者君子可不表而出之以為
章句腐儒之勸邪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國**初霍光夫人顯欲

貴其少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

侍疾顯使衍因投毒藥以飲后有頃遂加煩滿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

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

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書法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既

胡致堂曰顯弒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弒矣欲免於禍得

尹遂昌曰其事今直書大將軍光妻若與聞之者何哉光始焉不知後

乃知之儻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
免既知而不發則與聞矣求免大惡之累得乎直筆書之非過貶也

霍光沈靜審詳霍貴生不仁

鑑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
什一於是下令今音零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桓其先東胡也
東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為號焉漢初匈奴冒頭破其俗無常居男女悉禿頭為輕便
烏孫擊其西所殺甚衆其後漢又擊
之匈奴愈弱而邊境少事矣

是歲穎川穎川今河南許州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京兆今陝西西安府尹官
名又正也謂使之正一郡

穎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尹若今盛錢截瓶為小孔可入
出箭音同斷竹也如官受

皆為此制而用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於是姦黨落尤善為鉤鉅
鉤致也毛氏曰鉤鉅如鈞鈞之有非吞之則鉤之也

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

之奸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使
捕治具服其發姦適伏如神伏隱也謂為姦而隱匿者必為之捕獲也京

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者傳以為自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初許后起微賤登至

○辛夷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救

漢治京兆者莫能及
發後捕伏如神
鉤鉅以得事情
事皆
為鉤鉅以受檢書

尊曰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舉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
與許后時大縣絕矣縣音書法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

○綱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
良方正之士

胡致堂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不能終動
與天同也不過為妻道不得而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郡國

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許后而立其
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

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祗戒以象類推求而
有以善處之則霍氏與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綱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楊州刺史○自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
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君前臣名不

若前今誤道君字為相字當相呼字於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嘗朝見而出

與人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
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愆前事復為

先生無愆前事

夏侯勝誤相字於前
堯言布於天下
先生無愆前事

漢宣帝八卷

取青紫如拾芥

定國决獄

審慎

天下無冤

民自以不

冤

問張釋之

于定國為

廷尉何如

于公雪孝

婦之冤

定國善繼

父志

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子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生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地拾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綱壬子地節元年以于定國為廷尉○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

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决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疑從輕

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

自以為不冤史略定國父于公為獄吏東海有孝婦養姑不嫁姑謂鄰曰

姑女告婦殺母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父累丁壯奈何自經死

太守因公言致祭立雨公治門閭謂曰少高大令容軻馬高蓋我治獄多

陰德子孫必有與者

史臣斷曰宣帝知百姓苦吏急迫以平法為尚而定國將順乎君心是

謂孝子父志是之

綱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

綱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

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且如乘輿制度置

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家業世世

胡致堂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

綱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魏相上封事曰

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俗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

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臣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

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綱鳳凰集曾大赦書法於是三書鳳凰再為之赦而加大馬帝之自赦甚矣

綱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綱上思報大

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樂平漢縣名今改屬山西太原府平定州

尚書事魏相奏封事密奏章囊封言春秋譏世卿公羊傳隱三年尹氏卒

也其稱尹氏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云世卿者父死子繼也取其名稱

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不當世

聖主褒德顯功

安世國家重臣

魏相奏封

春秋譏世

卿

魏相白去

以魏相為給事中

魏相有許史之累

魏相詭遇獲術

此誠宰相事

魏相進不以正

為其秉政父必惡宋三世為大夫公羊傳傳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云三世謂慈父主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如黨益強卒生篡弒故君子疾之

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

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

去副封相謂魏相許伯即許廣漢按魏相先嘗因許伯奏封事今又因以建白上前而除其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

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書法特書也自相給事中而機事皆得以燕見言之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失矣

張南軒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故其說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不知為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繁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括正救之風或鮮矣

袁了凡曰魏相為御史尊顯矣勢無不可專言事况所論奏如抑損霍氏權如去副封以防壅蔽皆當上心言之宜無不從而必因

宣帝厲精為治

親問刺史守相

太守吏民之本

漢世良吏為盛

許伯何哉至元康中諫伐匈奴時已為相其疏云願陛下與平昌侯

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數奏其言考試功能待中尚書功勞當

遷及有異善厚加賜賞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耳非謂不改易樞

機周密弔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刺史漢之官

監郡漢物省之文帝時遣丞相史出刺諸州省察御史謂輒親見問觀其

所由退而攷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

民所以安其由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

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

固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勅勵增秩賜金或爵至

循吏只是數人

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唐仲友曰

時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德意薄故名歸良吏若文帝時豈可勝紀正如詩之風雅又曰緣帝

宋潛溪曰

高惠文景之循吏不載者不勝載也宣帝之循吏備載者不特見於賈誼傳而循吏傳則無名焉大者尚爾所遺者不既多乎然則謂高惠文景之循吏止於文翁非也且宣帝名為循吏而首任之者乃在偽增戶口之正成則不盛於高惠文景益可知矣

鑑甲寅三年春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

相王戎勞來不息慰勉而招延之流民自占八萬餘口秩中二千石

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而秩中二千石

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口錢穀之數也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則膠東相成偽自增加

蒙顯賞其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問漢宣帝綜核名實王成何以得偽增戶口

唐虞不能以化天下王成治有異效

為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御百虛

陳潛溪曰

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在瓊山曰

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為天子是帝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為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云者矣然其詔也乃為膠東相王戎勞來不既賜關內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賞者乃偽增戶口者耶不特此也趙蓋韓揚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精為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綱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友為王耶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胡致堂曰

甚哉事之難乎挾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偽增流民蒙顯賞自是俗吏多為虛名而君不篤實而好之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歛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措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因於外舍而奏困圉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贊封蓋廢則曰小人退聽人若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誇論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賢者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為天子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后獲毒不得行

五月丞相韋賢致仕○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

丞相致仕自賢始書致仕何予知止也武帝之世宰相往往誅死賢首致仕可謂過人遠矣

六月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

以疏薦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

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

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

子家示陋音示天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

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袁了凡曰二疏未老去位世以為太子懦故也不知其止許舜監護太子家已有宿嫌於許氏矣想當博太子時其有所裁格引大義以制許氏私者不少也宣帝以側微恩恒馨威許氏丞相弱翁猶不辱為門下何有廣父子類上威明未有以逞也他日太子懦便其能

師友必於天下英俊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此非臣等所能及

充野之用

京師大雨雹天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

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木

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賢才以為腹心與察政謀

明陳其迹以致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

綱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霍氏

驕侈縱橫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婿收其印綬諸領羽

林羽林漢之軍衛名掌隨從初名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蓋武帝取天之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之義以名軍衛也及兩宮衛將

屯兵悉易以所親許史子弟代之許史子弟謂許延壽史高之子弟也

書法特筆也而霍氏之權盡收矣故書罷其屯兵而霍氏之誅決矣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奸宄不勝於是便張湯趙

漢書卷八十八

開董仲舒
言修治更
化臨溫舒
言尚德緩
刑何武帝
見喜而不
見用歟

溫舒上尚
德緩刑書
十失一存

獄者天下
之大命

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王之法見知故縱人有犯法或見
所監臨部主亦時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緩深故之罪或知而不舉告為故縱而
有罪并連坐也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奸猾巧法轉相比况此必利反例也况譬禁罔浸密律令煩苛文書易於
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宗
姦詐之吏旁緣弄法所欲活則傳生議傳讀所欲陷則予死比與死例相
受財若市賈交易也作附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正
始受命之統條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十失謂一羞文學
義四貴獄吏五罪非遊六禁妖言七盛服光王不用二好武勇三賤二
於世八忠良切言皆鬱於胸九喜虛譽一蒙實禍其一尚存治獄之失
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毆與以刻為明言上而朝廷
而官長下而僚屬皆深者獲功名言深文者得平者多後患言持法平者
相毆迫以苛則從事言深文者得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治凡以

太平之風
可興

置廷尉平
各居決事

鄭昌請刪
定律令

明主躬畫
明聽

國帝置廷
尉平而鄭

此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言指畫地為獄也非真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丁南湖曰溫舒自少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因受春秋通
刑一書班氏贊其辭順而意篤者也此書既德洽君而身名並顯歌子
及孫皆至牧守大官故曰仁者有後信哉

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使不辜蒙戮朕甚傷之今遣廷史
與郡鞠獄鞠音菊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尉平平音病平秩六百石員四人
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讞魚列反議罪也用季時上常
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帝知獄事乃死生所係不敢輕也齋居獄刑號為平
矣承郡今改涿州直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
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
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

國帝置廷
尉平而鄭

聲莊救箴
尹克黃

光之忠勳
不可不祀

朱邑廉
不奇

第一
公正不可
交以私

邑為大司
農

赤子美矣
濱池

治亂民猶
治亂繩

在逐治勒
海

車至府

賣劔買牛

圖逐治
渤海而盜

取悉平果
何術耶

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業豐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闞叔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以朱邑為大司農九卿之一主○邑少為桐鄉桐鄉即古舒畷

夫廉平不奇以愛利為行以愛人利物為事也未嘗嘗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

遷北海太守北海郡名今益都府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共宗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漢書宣帝詔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

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對曰海濱濱同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美陛下

之兵於潢池潢池者潢乃行潦之水池也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池也今欲使臣勝邪殺之將安之也撫而處之上曰選用賢良臣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鉤鉤也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

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丁南湖曰難肇遂始事昌邑王危言極諫寄中忠善之奇節繼為渤海郡守輯盜安民布循良之善政漢廷人物以此者若落僅見信矣夫

也

才難

也

袁了凡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長民者慎母有鄙夷其民之刀布之俗翁而絃歌矣勸海蓋盜賊數也而蠶桑治之兵弩之習轉而鉏鉤矣夫教之行雖蠻夷可格况中區乎養之贍雖盜賊還良况齊民乎又曰弛逐捕慰安而牧養之則渤海之盜皆良民無平下苛未嘗答辱人存問而愛利之則桐鄉之民皆子孫

丙寅元康元年五月追尊悼皇為皇考立寢廟

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以為是為是者以其以父為皇考而合大宗之統也

程子曰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尊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舂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夫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君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外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武之失而在

綱殺京兆尹趙廣漢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逢氣銳之氣難犯也**見事風生**言其見事疾無所迴避言不畏竟以此敗廣

議者終不以為是
小宗合大
宗之統

大統無嫌
武之失

廣漢見事
風生

百姓追思
廣漢

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姓名人上書言之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脇丞相帝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請也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之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書法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

胡致堂曰賢才之士下夫一人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之趙廣漢素嚴宣帝寡恩若丞相相消乎忿心為漢家愛材從百姓之願或削為士伍或免為庶人或容其上印綬忘命而去會赦一緝有詔起家既懲其愆又不察其能魏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哉

袁了凡曰孝宣殺趙蓋韓楊後世並咎其濫刑獨東坡作二疏贊只稱蓋韓楊為三良臣而不及趙蓋以廣漢之死有自取之道也按廣漢初附霍光及光死窺上微旨輒發吏士索霍禹家私屠酷罪致上召問因侵犯諸大臣及已客私酷復曲庇之反誣蘇賢殺榮畜而未已浸淫且欲殺丞相夫人又問太史知天象當殺大臣至欲脇持丞相陰罪殺之是何用心之險而冀倖免乎雖與蓋韓楊同屍干市其在直固分矣

奉世不為無功
矯字終不
可得而免
國長孺矯
制開倉粟
奉世矯詔
破車車得
失何如

詔鄭吉還
屯渠犂
魏相諫代
匈奴
兵義者王

立為王畔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上甚悅議封奉世蕭望之曰
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
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書云
尹起辛曰終不可得而免也權其重輕而攷其書法則功罪見矣
丁南湖曰及長孺矯制開倉粟而綱目怒其矯重民命也
綱丁巳二年二月立健仔王氏為皇后○**綱**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
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健仔為皇后令母養太子
綱五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
綱匈奴擾重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綱**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
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
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
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

此兵何名

孔子愛不
在顯與而
任蕭牆

宰相之能
事
難

魏相深見
遠識
戰保保民
之美

了九綱監甫

黃宣帝八卷

一四

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見音現顯謂之驕兵兵驕者滅聞者
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
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三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
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
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
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
益田卒上從魏相議乃詔鄭吉還屯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胡致堂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
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若此則賢者或猶以為難也人
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奸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
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異動悉指為祥瑞以眩君
心非惟以慰悅為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視魏相為何如
焉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嗚呼賢矣哉
尹遂昌曰匈奴擾重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則戰兵保民之美可勝既
哉未幾匈奴衰弱終於臣服則車師之地果何關於勝敗之數乎

魏相好觀漢故事

丙吉同心

望之經明

持重

望之材任

將相

試望之於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數條屬

緣吏勅命也臺省按事郡國諸郡及休告古者名吏休假從家還至府

輒曰稟奏四方異聞異之事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與御

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綱以蕭望之為左馮翊謂作左馮翊郡太守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馮翊今陝西同州是也望之從少府出為左

魏相好觀漢故事

丙吉同心

望之經明

持重

望之材任

將相

試望之於

君前為平原太守曰淺故復試之於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是為三

用吏治民以考功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王荆石曰三輔之試世咸謂宣帝喜望之欲向用之以為相竊意謂不

任之不篤姑於三輔郡試之耳是故仲舒三策而終於江都望之再試

兩吏夾持黜不顧守淮陽而碩為中郎望之亦不調大將軍光不受

官又皆直言規主無所回避然尤能以道義發意氣故毀公孫弘之

懷詐正直也責張湯之深文忠厚也由列卿至郡守四十餘年家無餘財

脩潔也而望之有傾丙吉之心贊趙韓之殺廷壽一劫其散錢

矣夫黜學黃老望之脩然儒者也其所表見不同乃反如是抑豈黜之

卓然耶

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書法於是帝在位十三年矣而賀尚

綱封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者賜物有差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

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護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此情狀上親見

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

丙吉不殺

丙吉深厚

不伐

丙吉不殺

之材美及徵怪徵始有形象而徵也怪異也奇也安世輒止之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

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桓庭令平生常稱我將軍止之是

也詔封賀子彭祖及丙吉史曾許舜皆為列侯宣帝詔曰朕微眇時丙吉

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

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

胡致堂曰無言不報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酬一睡必報

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有二年不為美也

霍光既專定策之功恩數寵榮歸其家他人雖有撫舊勞誰敢出

氣又况丙吉保護皇曾孫之時皇曾孫方在襁褓遷徙不常後吉為御

史大夫日侍左右常自忘其顏貌所以遼緩也歟雖然方之孝文踐祚

歷三時之久始備代來功亦可以無愧矣淺夫薄子於人主曾無大馬

之勞羈絏之奉尚欲因緣板附以希富貴若誠有素分鮮不嘵嘵自明

惟恐祿之弗及也此遭遇魯朱家猶不免克役其視丙吉為何如人耶

蓋張安世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

百萬數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

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

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復弗與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於安世安

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

果遷

丁南湖曰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定大政而不敢專薦人才而不敢擅

陰維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安世克知

乎此可謂漢之賢臣矣少游之刻論何庸焉

綱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書法書法何帝所愛欲立為

綱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蓋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

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

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

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道供張東都門外祖道行祭為道踏所也黃帝

有陰德者必享其樂

問漢官在位十二年

始當保護之功與孝

文即位登三時始修

代來之功何如

問張安世辭祿果得大臣之休

私謝

功高明主所知

果遷

綱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書法

綱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

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道供張東都門外

祖道行祭為道踏所也黃帝

黃帝

賢哉二大

夫因饗飲焉供謂供具張設也

故後人以爲行神出行者祭之

送者軍數百兩道踏觀者皆曰賢哉二大
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詩詩與情同亂也不念子孫哉
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若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
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
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
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書法

此不書兄子受何不以廣掩受也請老常也在
西漢爲高節故並書之書賜金遣歸葬之也

胡致堂曰

以宦成名立爲榮而水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
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傑見以同齒論之後乎此者有孝明
年十二辨吏牘之情前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元帝親
政之時年二十七矣蕭望之師傳大臣分不薄也一爲恭顯傾陷召致
廷尉而不曉其爲下獄曾未數月恭顯再陷之獄中又可其奏嗚呼其
愚暗無能爲一至於是則其憤憤有素疏廣瞞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教
詔者也是以夫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恐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此

之所能及
二子見幾
而作

望望之所能及
作疏廣有焉

貴古愆反心亂也
禮大夫七十致仕云爾至疏廣疏受方傳諸君乃亦勇於請老何哉在
能如二子見幾而作乃理之常漢廷諸臣知進而不知退死相望倘皆

薛方山曰

人臣之事君也自有可去者有不可去者何謂可去者謂其志
亂也何謂不可去者謂其心厚也漢之二疏位有關於師傳責任輔養太子而父子
所謂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漢之二疏位有關於師傳責任輔養太子而父子
受朝廷之知遇其可去乎其不可去乎稍知君臣之義者必有其所輕重
于其間矣願以宦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一朝移病去其自爲謀則得
矣如魯君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濟既爲師傳則亦嘗讀書學問
者也獨不聞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死况于暫辱其身
以善其君乎是故伊尹之復政厥辟必待于處仁遷義之後而咸有一
德猶惓惓焉不然則顛覆典刑吾之責也則累數十言而不置不然則切
于墓命有密爾洛邑之告成挽留召公則累數十言而不置不然則切
冲有過寧撻伯禽雖三叔流言而不去也若曰親親之道固然也而伊
尹之避國華野之耕夫也何爲其然也語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伊周
之心爲吾君與天下也孝元年十二能通孝經論語正蒙以養正而山
靜泉清之會也况於廣受之歸而知使饋贈之禮則又知師傳之當尊而
可與有爲者也未可謂吾君不能也使饋贈之禮則又知師傳之當尊而
所則望之之下獄恭顯之擅權必不見于初元建昭之年而孝宣之奉
亦不衰乎繼世之後矣奈之何其去也若曰帝王之子孫稟異于人而

九岡監甫

漢宣帝八卷

十一

漢以黃
霸守京兆
尹誥

黃霸力行
教化

務在成就
安全

詩丞重听
何傷

治道去其
泰甚
治為天下
第一

幼冲之年已可榮見則太甲成王固帝王之子孫而神明之曹也而顯
覆而有過何以卒為守成之令主也吁疏廣之叔姪縱不去吾固不敢
以伊周之事業望之也吾獨恐夫孟堅明仲之說行而天下後世之為
身謀以後其君者得以藉口也○為人臣數句出禮記文王世子篇○
周公令其子伯禽朝夕與成
王居成王有過則撻伯禽

綱以頴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目霸守頴川力行教化而

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之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官名主糾察郡白欲逐

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

吏送故迎新之費及故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竊欺之吏因交代之際公

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也徒相益為亂凡治道

去其泰甚者耳甚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

守京兆尹尋坐法貶秩復歸守頴川史記補遺黃霸治頴川以禮義脩教

名嚴聞孝宣帝下制曰頴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

跡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
綱已未四年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書法賜金與復家何

玄成陽狂
不應召

賢王貴以
禮讓為國

自安衡門
之下

宣帝脩武
帝故事

求金馬碧
雞之神

綱以韋玄成為河南太守○目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

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狂不應召天鴻

臚奏狀軍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奕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

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

實不病勅奏之有詔勿勅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天

守史略玄成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備父業尤謙遜下士遇知識步

以明經擢為行轍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後人貧賤者益加敬緣是名譽日廣

諫議大夫
綱唐申神爵元年前年神爵集長樂宮今故改元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

郊泰時音止祭處曰時漢武帝立泰之幸河東郡名今改山西祠居土

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益州漢郡名

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其於是遣諫大夫蜀郡

王褒使持節往求之書法書遣諫大夫何病帝也雖病帝也亦病褒也帝

遣之則於褒乎何病以方士言增置神祠帝之

惑也而諫大夫何哉馬不能諫則亦已矣而
又為之持節求之是以為不賤故病之也
又為之持節求之是以為不賤故病之也

尹起莘曰祠祀神仙武帝之過舉也孝宣中興胡為踵而行之然郊泰
時祀后土猶有可諉者至遺諫大夫而求金馬碧雞之神則
求非所求
失尤甚矣

聖主得賢
臣頌
賢者國家
之器用
巧冶鑄千
將
工用人馬
相得
聖主所以
易海內
君人勤求
賢而逸得
人
賢者遇明
君
有聖君而
後有賢臣

初上以褒有俊才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眾故巧冶鑄千將
劍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功用相得也
名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功用相得也
王良執靶靶轡也王良附輿附輿亦古之善御者周流八極淮南子曰
有八萬里一息人馬相得也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龍貂狐之
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則有其且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
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惴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
逐又非其術及其遇明君也連筆容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

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
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古吟字喻賢人待明君而仕也蟋蟀出以
陰蟋蟀音浮山狀似蟋蟀明明在朝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故聖
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休徵美行之自至壽考無疆何必
偃仰屈伸若彭祖姓篋名篋至殷商响嗟呼吸如喬松喬謂王喬松謂
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赤松子皆古仙

袁了凡曰王褒承詔作聖主得賢臣頌詞旨休美末乃唯彭祖而陋喬
而後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此非言之先資者與而晚乃為上使祀金馬
碧雞於益州竟以道病死有言不信守道不終哀哉

京兆尹張敞亦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由是
悉罷上方待詔初趙廣漢死後為京兆尹者皆不稱職惟敞能繼其迹其
方略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

張敞勸游
心帝王之術

王吉疏論
本務
欲治之主
不世出

綱諫大夫王吉謝病歸。○鑑上頗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期會猶如限也簿書即簿籍文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良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禮明王制一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為迂濶不甚寵異也言遂謝病歸書法謝病歸在也書諫大夫謝病歸病宣也

宣德流化
自近始

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

路一世仁
壽之域

王吉漢王
吉皆漢諫
大夫優劣
何如

尹起華曰
謝病固有之矣然以諫大夫而去國則人主好賢之意為可則其為中興之累亦多矣

丁南湖曰
王褒王吉皆諫大夫也褒有聖王賢臣之頌吉有政事之疏也不能去故綱目書曰帝遣諫大夫求金馬碧雞之神夫其戒此書諫大夫謝病歸夫王吉謝病歸觀此並書之意則二人之優劣若判蒼素矣

趙克國請
自擊先零

可將無輪
老臣

將軍度志
虜何如

百聞不如
一見

先計而後
戰

曰先零楊王先零西種名與諸羌劫略小種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克國對曰無諭於老臣者矣復問將軍度志虜何如當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度待洛反計料也願至金城圖上方略金城郡名今臨洮府蘭縣圖上方略謂圖也克國至金城縮萬騎欲渡河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克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今軍勿擊克國常以遠斥候斥度也候望也所以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擊營壘老能持望烽燧伺候盜賊也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曰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

魏相任計

桃戰克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罕作罕音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徽其疲

劇乃擊之酒泉郡名今陝西行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擊罕开克國

以為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請赦罕开討先零擇良吏耐循和輯罕开

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上欲誅罕开克國上書曰今先零為寇罕开未有

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愚以為先誅先

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聖書報從克國計焉後罕开竟不煩兵而

下上詔進擊先零時寇降者萬餘人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

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聖書其子中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

傾國家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日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

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克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明

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

不便計度臨危名東至崖音門浩水名齊者水流羌虜故田及公田

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

害處浚溝渠人二十畝古畝字謂人益積畜省大費帝報曰即如將軍計

慮當何時伏誅孰計復奏克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

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

條不出兵留屯田便宜十二事一待其畔三言使民不失農業四言罷騎

兵得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漕穀示羌威武六言以閒暇繕治郵亭

克入金城七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道八言亡經遠阻迫死傷之害九言

不損威重虜難乘間十言亡驚動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一言復賜報曰將

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

軍熟計復奏克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寇精兵今

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

曰日莫遠在來春且必瓦解此不戰而自破之策也奏每上輒下公卿議

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

可用

魏相任計

全師保勝
安邊之策

一難兩害

克國請罷
兵屯田

明主可為
忠言

帝王之兵
以全取勝

帝王肯謀
而賤戰

留屯田便
宜十二事

兵以計為
本

不戰自破
之策

留克國屯田
田湟中
以張敞為
京兆尹

張敞以經術自輔

堯舜之分
在義利
道民不可不慎

克國旅西
還師

用也。於是報克國嘉納之留屯田湟中。

綱以張敞為京兆尹。○初敞為山陰太守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

拜膠東相，明設購賞，轉相斬捕，國中遂平。後尹京兆敞求得偷盜酋長數

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

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會禹寇兵起，

敞以羗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為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

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祭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

祭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刑

而法不一也。敞議遂寤。

辛酉二年夏，克國奏言：羗本可五萬人，已降并斬首級，弱河湟。○河湟二州名皆西

地。饑餓死者四萬有餘，請罷屯田。奏可。克國旅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

宜歸功於
二將軍
大事當為
後法

置金城焉
國以處降
羗

直萬全之
師
張幾于三
代之將

克國不盡
國之利害
克國老成
厚重

說曰：眾人皆以破羗疆弩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鋒
不出，必有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克國曰：吾年
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
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
上，然其計能遣辛武賢歸酒泉，克國復為後將軍。秋，羗若零等共斬楊玉
首帥四千餘人，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

書法：先書旅而還，何嘉全師也。先零之叛，罕羗助之，克國招降以威信，
故凡三上奏，卒得所奏，及是還師，不亡一鏃。

張南軒曰：班也，反覆究其規模，未其風旨，遠大周密，後世論輩不獨為
賢將，始可相也，使其為相，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矣。

唐仲友曰：克國盡兵利害得之於屯田，不
盡國之利害失之於置屬國。

尹起莘曰：前書罷兵屯田，此書振旅而還，見西羗之平，非窮追
極討之功，克國之為將如此，非老成厚重者能之乎。

留一年以報厚德

鄭昌上書
寬饒有憂國之心

綱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到北闕下○國初寬饒為衛司馬官屬不受私使躬行士卒盧舍視其起居飲食病者拊循臨問甚有恩及歲代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擢司隸校尉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寔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竟下寬饒更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眾庶莫不憐之

書法於是上下寬饒吏寬饒自到其不書下之吏何甚寬饒也曷為甚而自殺焉罪不專在上也故趙韓楊皆書殺而寬饒書自到綱目之權衡審矣
胡致堂曰寬饒之死坐怨謗謗曰非也宣帝加之之辭也坐求禪歟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喪心失感安敢請

兩言蔽宣帝之為人

天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任中書宦官而寬饒曰以刑餘為周召此兩言者蔽宣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

丘夔山曰陳確曰宣帝殺趙蓋韓楊皆過而寬饒尤為可惜寬饒直箴國除弊政銷隱禍而世主不以為功反以為罪者多矣豈但一寬饒而已哉此治日所以常少而亂日常多歟

袁了凡曰寬饒封事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若四時之序成功者稟性人主意耳豈求禪也如谷永疏云天立王者以制海內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非一人之天下也此大指與次公同而又專稱三王放伐之事使成帝以永為偶史則議者且以永意在問鼎矣

日逐王即如休屠王素與握衍胸鞬胸音幼鞬下奚單于有隙率其眾

降漢騎都尉鄭吉發渠犂音丘慈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將詣京師

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

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

綱壬戌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相字弱翁

都護之置自吉始

任瓊山曰

相假許史以為重進之不以其道也

陳止齋曰

漢之宣帝人皆知其為英主也然其明過於察斷過於嚴勤而位之真無負於宣帝之為者相如心執如相之於帝也哉惜乎徒相知而無道以濟其短君子不能無恨於弱翁霍光親握天子璽權而立之借使無後猶將十世者之相乃發其已往之私幸使功臣之肉未寒而赤族之相獨戮以何刺哉趙廣漢良吏也不幸麗乎罪尚宜以八議之法貸之相獨戮以何刺哉趙廣漢良吏也不幸麗乎罪尚宜以八也何刺哉以宣帝刑名而相以嚴刺佐之甚稱上意史臣之言則信矣然孝宣之治於雜霸亦相之無以廣之也歟

綱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

○曰吉尚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

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為

故事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

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執恐牛近行以

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司馬公曰

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

丙吉問牛
丙吉知大
體
宰相所以
治陰陽

運慶閭滲漉明則百姓治幽則鬼神驚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維上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之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之和亦疎乎

擬漢益小
吏俸詔

綱秋八月詔益小吏俸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書法

勸廉也帝可謂知

擬漢以韓
延壽為左
馮翊詔

綱以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

○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

漢構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改更教以禮讓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

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尚禮義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

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刺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慙至

自刺自劉其在東郡

公曾為東
郡太守

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

九國監甫

漢宣帝八卷

十四

閉閣思過

訟者以田

相移

十四縣

吏民不忍

欺給

延壽出行縣至高陵秦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立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以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自悔頭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相惕厲勅戒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推尊吏民不忍欺給謂欺也

薛文清曰

直道在人心者無古今特上之人無教化以導之耳教化脩禮讓而百姓遵教矣其治東郡令行禁止而斷獄大減矣所至必禮賢

士廣謀議納諫諍脩治學官表孝弟有行公之敦教化何如也其入為左馮翊也即其閉閣引咎卒感弟昆畏德化甚於刑罰度幾哉禮至不爭之化矣古人謂延壽為一郡三代于是可槩見民心直道歷萬古而不泯也殆于此有徵哉

梅漢賜黃

詔

黃霸以政

治受賞

癸亥四年穎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穎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漢書宣帝詔曰穎川太守黃霸

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

太傅詔

丘瓊山曰

鳳凰之名載于詩書論語禮記世之人卒莫有真識其形狀呼鳳兮鳳兮覽德輝而下之何宣帝世之獨多哉其所謂鳳者豈真鳳乎抑鸚鵡鳥之類乎

冬十月鳳凰集杜陵

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國延年陰鷲酷烈鷲擊也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鷲酷烈謂刑罰酷烈

也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會集諸囚於府而論殺流血數里號曰屠伯言殺人如殺

猶言長延年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見其以鳳凰被褒賞心內不服

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義出行蝗義府丞之名也失其姓還見延年延年

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驗得怨

望誹謗數事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報囚當

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

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

屠伯

此蝗豈鳳凰食

東海賢知其母

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丁南湖曰

嚴延年捷於政事班固傳云雖子貢冉有之通藝不能絕也予攷延年殘酷於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當生者詭殺之蓋誅戮無辜則不仁積惡殺身則不智方命虐民則不忠違逆母志則不孝諸惡具備願以聖門大賢方之不亦謬哉若延年奏霍光之廢立而東萊許為夷齊之後一人此雖姑取節焉然獎酷吏而屈大聖畢竟非確說也

綱甲子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匄士匄晉卿范文子士燮之子也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君子大其不伐喪

四夷貴中國之仁義

綱殺左馮翊韓延壽○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

延壽反

延壽以奢僭見誅

楊子雲見其一偏

願發官錢放散百餘萬願馮翊內史屬官有願穰令丞尉稟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罷考

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在東郡奢僭逾制鑄刀效尚方等事尚方此掌者皆曰尚秦置六尚之官乃有尚食尚樂尚醴尚方尚舍尚輦等事也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天子之物

切望曰

是見其一偏而已楊子雲以韓馮翊怨蕭望之為臣之自失而無一言及望之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旨蕭得無事而韓獨蒙辜正使延壽有麗於法然其為穎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為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為馮翊恩信偏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取官銅鑄刀取官錢假徭之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哀了凡曰

望之欲按延壽放散官錢丙吉以為更大赦後不須問而望之竟贖之矣然延壽為東郡治節兵車至效尚方豈直氣疎節不能也欲挾此傾之矣然延壽為東郡治節兵車至效尚方豈直氣疎節不能也自檢抑案事者實御史之屬官故希望之風旨而文致之耶即令有之亦何害為延壽也夫錢宜朱紘山節藻稅塞門而反玷者非春秋贊大夫耶宋寇準知永興軍以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承受奏準有叛心王旦曰準許大年紀尚駭耳童孺釋延壽之不免惜望之不為王旦也雖然案問放散官錢事未證也無則上表陳訴有則席藁以待公論

矣乃許望之陰私以相抵使後為御史者何以舉取耶夫以高陵之訟延壽且閉閣思過此非思過時耶是望之固不能為國容賢而延壽亦自撥也

即官莫不自屬殿中稱其公平

綱乙丑二年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為庶人惲音蘊○**綱**惲廉潔無私為中郎將故事令郎出錢乃得出沐名曰山郎山郎即官名山者財用之所出故名云耳惲罷之沐皆以法令從事諸吏有過輒奏免薦其有行能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由是擢為光祿勳惲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至上為戲語尤悖逆詔免為庶人

三人皆位皆稱成內吉知人

綱丙寅三年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綱**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謚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班孟堅曰

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

孝宣中興丙魏有嚴是時黜陟有序衆職備聖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虛哉

齊了凡曰陳萬年病召其子感教戒牀下語至直半成睡頭觸屏風萬年乃不復言今收萬年始以事史高得入其為御史大夫則以候丙吉病獨留衆人後至昏直乃歸吉以故薦之謂之效也其將復以教子耶咸年十八以父任為郎即抗直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以弗類已故戒之然咸後躋中丞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時石顯專權咸與朱雲訟言顯短致懼中廢咸可謂國司直矣後王莽篡咸令三子皆去位歸家猶用漢祖職則能以忠而訓子事先矣視乃公之諂何如也史猶稱陳萬年稱職信巧宦之能竊名哉

功名損於治郡張敞舍鵲雀黃霸馬高可太尉

綱二月以黃霸為丞相○**綱**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入丞相府鵲音芬本作鵲雀大而赤色是也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為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曰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惟嗛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

治民吏以霸為首

人主嗜好不可偏

鳳凰皆集京師

治民吏以霸為首

戴永嘉曰漢宣帝綜挾名賢惡臣下欺已而夷攷其行事有名無實尤甚卒不免為臣下所欺何哉夫人主嗜好不可偏也發於心術甚微而趨和意旨以相彌縫者多矣宣帝酷好祥瑞幾成癖矣少府宋疇坐議鳳凰不下京師左遷他日鳳凰皆集京師矣神爵鳳凰芝草甘露紛紅何多也意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乎今宣帝之時逆賊風雨災變擾擾不已符瑞何從來哉吾觀黃霸鵲雀事知神爵五鳳黃龍間日祥瑞云者大抵皆鵲雀類也

方正學曰

漢史稱黃霸為相功名損於治郡時昔者嘗惑之謂豈有才故蓋宣帝不能盡霸之才非霸不能也天下之患非才之為難而用才者之為難宜帝善任守令不善任相知愛民之情而不知為國之體其天資善察好挾數以用而持法太嚴霸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斷制行教化飭法令於境內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為相欲飭法令則人將以爲擾欲行教化則人將以為迂安能立不為之相哉宣帝亦遠聽之蓋宣帝其較上計吏之事教化之一端耳真宰相之所宜為古之人先務教化霸豈為過哉張敞遠毀許之謂其教民為偽而宣帝亦遠聽之蓋宣帝之素志以為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督責苛刺之間而惡聞教化之說久矣敞之言正與帝意合故帝信敞不疑而尤霸之非霸雖欲有為其可得哉

丁卯四年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鑑大司農丞耿壽昌

古人先務教化

奏言歲數豐穰穀賤切豐也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平六萬人直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弘農漢郡名今改為陝州屬河南府上黨秦郡名今為沁州屬山西道

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運過半又白今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詔賜昌爵

關內侯書罷

丁南湖曰積穀救民之制莫善於常平而壽昌始言之宣帝始行之君初置常平倉蓋先言其良法美意而後以初置二字見其亘古獨得也

夏四月朔日食

綱殺故平通侯楊惲○惲既失爵位太僕戴長樂告惲怨望家居治

產業以財自娛其友安定縣屬陝西平涼府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

之為言天臣廢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也

有材能少顯朝廷以掩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過行虧

孫會宗與惲書

漢宣帝八卷

南山種豆

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日為臘烹羊包羔斗酒自勞也勞步交反炙酒後耳熱猶言酒力仰天拊缶

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

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方譚曰縣官實然蓋

司隸蓋寬韓馮翊韓馮翊皆書勞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

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所得子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以惲大

逆無道要斬書曰故平通侯則免不以罪不子其免為可知免猶不

司馬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

有議賢識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

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致乎揚子雲以韓馮翊之愬

而延壽獨蒙其幸不亦甚哉

胡致堂曰楊惲之死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為盡力如此而已

君道矣方是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為不究者于定國也趙蓋韓楊之

死此四臣者蓋良臣也雖有死罪尚不可殺况死非其罪乎定國嘗奏

惲為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之戮亦必經廷尉之斷矣然

則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

尤者也

下南湖曰楊惲種豆一歌識時之意少蕪穢蠶龍諸作刺君之意多夫

以舒怨望執工於詩專作詩以舒忠蓋二君之見莫察頗相侔而二臣

之詩忠怨迥相別也

袁了凡曰楊惲貽會宗書云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夫序流

積前疑又本此上語頗類咀呪故以怨望致之死誠過刺矣然語言

犯上惲亦自取之也若種豆之詩蓋自况其功名迄無建立故取樂且

夕更復何意讀史者求其說不得乃曲為箋解謂其旨有風刺此雖漢

廷深文不及此也無惑乎後世詩獄之紛紛矣

綱戊辰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復以為冀州刺史冀州今改○楊

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寵愛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奏不下

敬使椽參參姓名有所案驗參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尹言不久當

四

四臣皆良

廷尉負責

之尤

且一歌典

蘇軾勢龍

諸作何異

漢宣帝不

怒惲宋神

宗特恕軾

何欬

張敞復為

冀州刺史

五日京兆

尹

敬使椽參

有所案驗

參私歸其

安能復案事，故聞舜語，即收繫獄，竟致其死。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後敝為舜家生，免為庶人。數月京師枹鼓數起，枹音桴，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衆，而爲庶人，數起者言偷盜之多也。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使使者即家召敝妻子，皆泣。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刺史，敝到部盜賊屏迹。

丁南胡曰：舜爲天子而瞽瞍不得免殺人罪，彼趙廣漢以私怨殺榮，向亦可用漢也。史稱帝信賞必罰，綜挾名實，卽此二人之賞罰，夫豈綜挾之當耶？

綱以韋玄成爲淮陽中尉。○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

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胡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次子淮陽憲王。數嗟嘆，憲王曰：直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司馬公曰：王霸無異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顯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細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世也，夫儒有君子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爲治也。獨不可復行於後，而用之乎？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問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

胡致堂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耳若五霸，則異是矣。其果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循而家果齊乎？其所以行之者，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彼王

戴永嘉曰：家法也。且彼天下焉有家法？又焉有天下法？宣帝習見文景

王霸猶美
王斌砮
孝宣非所以訓示子孫
王霸無異道
漢宣帝八卷

宣帝之法不可繼
唐宣宗中與何如

高祖立國規模王道如精
金美玉
霸向如
文布高美而術高
西京之亡自宣帝始
王者之政本乎天理

之寬厚孝武之材略以為漢之家法純駁若此此霸王之道也欲使其子孫憑藉而世守之亦過矣漢之法非壞於元帝也實壞於宣帝也宣帝之法不可繼也漢宣帝唐宣宗皆以強明聰察為治其盛也皆足以中興及其既弊亦終焉而已矣故唐之群盜皆生於大中之朝而王氏代漢之兆亦萌於呼韓來朝之歲此

張南軒曰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為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

共天下之制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意則其雜霸固自有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宜容雜也雜之則是亦霸而巳矣文帝雖天子資為近亦維于黃老刑名攻其施設動皆有術但資美而打高耳至于宣帝則又霸之而下者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但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弊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弊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者之說迂濶而難行蓋亦未之思也

袁了凡曰宣帝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欽輔以推讓之誼由

曰卿可教詣王思遠以其立身簡潔也兩事皆擇人教子弟使夫恬讓教統簡潔教者皆因其所闕而儀以其賢使之潛消默化不言而喻可為百世法矣

綱已巳二年營平侯趙克國卒○先是克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西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董賢為董謚曰壯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款叩也叩塞門來服從也五原郡榆林塞在勝州榆林縣西四十里今大同路豐

頭奉國珍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傅蕭望

之以為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誓謁稱臣而不名

簡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

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階度失序紊亂失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

則異論矣

漢平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

奴者皆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班固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

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

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

有道守在四夷

漢宣帝八卷

十一

同異雙端
兩科

文帝思古
名臣

聖主制御
聖主之道

圖畫功臣
於麒麟閣

中興輔佐
孰優

圖漢宣帝
圖功臣於

麒麟閣其
間人品優

劣可得評
其詳與

隱然虎豹
在山之勢

鳳凰集新
蔡

帝亦以此
自欺

張敞所論
鷓鴣

擬漢諸儒
講五經里

同詔

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要皆偏見一

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有甯文而和親之

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單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武而臣畜之矣。出伸

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劉敬約和親。路遺匈奴。冀以

收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得。而單于反。加驕倨。至于孝文與通。關

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而匈奴數背約。東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

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講習戰陳。願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

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

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匈奴人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

報。復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以相

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若夫規事建議。不圖萬

世之固而。始特約之。則貴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

約。誓不成就。伐約之則。則懲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

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

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

以禮讓。羈縻不絕。是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圖畫功臣於麒麟閣書法 功臣也。○**畫上以戎狄眉服思股肱之美乃**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麒麟閣在西安府城漢未央殿。其形貌著其官爵姓

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博陸今改平陸縣

張安世韓增趙克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

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者中興輔列於方叔召虎仲山

甫焉

具養心曰 慶元間中興輔佐孰優論云定策如博陸濟治如丙魏清邊

著蕭望之梁丘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不過一藝一能之上未

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凜然乃真之於群臣之後。帝豈無見於

此哉。蓋麒麟之圖繪正遠人觀聽之所繫。彼其平日之所畏慕者。知有

武而已。一旦顧瞻傑閣。歷數元勳。而疇昔敬畏之人。乃眇然特居群臣

之後。然其右者。其功德顧可量歟。將益信中國人材之盛。而隱然有虎豹

在山之勢矣。夫如是。寧不足以示中國之大。而杜外夷窺伺之心哉。

細承相

宣帝之時天地變異刑殺過差一歲之間子第殺父兄妻殺夫

細詔諸儒

講五經里

細鳳凰集

古呂邑之國名春秋時蔡平侯徙

細胡氏

宣帝之時天地變異刑殺過差一歲之間子第殺父兄妻殺夫

細石渠閣

諸儒施仇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

漢宣帝八卷

問諸儒講
五經同異
於石渠閣
何如
詔諸儒讀
五經異同
立三經博
士

尹更始論春秋同異者與論經旨合否也石渠閣蕭何所造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其下裝石為渠以導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望之等平奏其議**所謂無上**親制臨決焉**稱其制即制曰是已自臨乃立

梁丘易梁丘覆姓名賀字長翁琅琊郡人從京房侯名勝字長公東平人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小夏侯名建字長卿勝之從父子也勝以書授建建又從歐陽高授書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也**穀梁春秋博士**穀梁覆姓名叔元始魯人何休曰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申公申公授江翁其後榮廣大善穀梁以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乃擢千郎秋為**書法**書嘉統也

丁南湖曰五經之道以尊王賤霸為主帝王所知乎學者求知乎此而之矣乃徒講論於口舌章句間果何如哉

皇孫驚生驚首○**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姊病死太子忽忽不禁帝令**

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書堂為世適嫡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大孫

常置左右皇孫生不書書驚生何驚王政君所生也王

壬寅黃龍元年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

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帝崩太子奭即位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之德昭昭矣

史臣斷曰孝宣承統纂脩鴻業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克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於世矣其名臣亦其次也○次漢武之次

國策曰申韓之害流毒後世何其遠耶秦始皇二世用之以亡其國錯復明申韓左景帝更律令以亡其身生乎秦之後者可以戒矣而漢

可以重戒矣宣帝復好觀申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甘蹈鼂蹄之覆轍而不顧焉觀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所以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蓋勵精之效初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恭顯而敗元帝之

中興伴德
殷周
問孝宣之
世詔選茂
異或有以
儒術進者
或有以文
董顯者或
有以治民
聞者或有
以將相得
名者其人
可詳言與
宣帝刑名

繩下
宣帝開三
大覺
宣帝功罪
相半
問東萊言
宣帝論其
功則為中
與之君論
其罪則為
基禍之主
請言其詳
聖人慮事
至精

信宦官貴許史而敗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廢哀帝之誅大臣
開三大覺終以亡國此豈非擇術不審之流弊乎故論其功則為中興
之君論其罪則亦為基禍之主其功罪相半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
昔若聖人亦知遲之不如速之其功罪相半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
而後仁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遲而申韓也
不若申韓之速獨何歟殊不知聖人慮事至精也其遲而申韓也
亦與人同也唯是原始要終探端窮本知吾道雖有歲月之遲而申韓也
千百年之安也唯是原始要終探端窮本知吾道雖有歲月之遲而申韓也
由是論之則莫速於聖人莫速於用儒之諫豈利於百年之害故去彼取此也
甚明宣帝不知此理反非太子用儒之諫豈利於百年之害故去彼取此也
取
賀善贊曰宣帝號尚嚴而...
賢者之備也

鼎鑊趙田了九袁先生編纂告本卷之九大方綱鑑卷之九

○漢紀
孝元皇帝 諱奭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癸酉初元元年正月立健仔王氏為皇后后王賀孫女也王莽之禍實萌於此

○綱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問

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十一而稅謂君之取賦於下什中惟取其一也亡他賦後故

家給人足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臣愚以為如太古難

宜少倣古以自節焉上善其言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

食馬水衡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省肉食獸

○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以

又復振困乏罷宮館減穀馬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班班可紀雖文景初政

未有不立縱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主何哉優游不斷咸宦用權大本既

不知本

不知本

不知本

不知本

不知本

不知本

大患禹不能言
問漢元帝
唐文宗寬
厚恭儉有
人君之德
而國祚卒
至不振者
何與

四人同心
謀議

溫公曰忠厚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
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
足以知焉，得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矣。
通鑑卷一百一十度發池贊不肖，雜亂賞罰，置終身民然，至於不振，可
哀也。已故余嘗謂漢之業所以遂衰而不振者，元帝柔弱之過，漢之祚
所以既亡而復興者，元帝恭儉之功。
丁南湖曰儉即吾見其恭於弘石而宦官恣恭於許史而外戚昌一不
恭於蕭望之之直諫，則賢傳殺矣。儉於祭禮之毀而祖宗薄儉於馬穀
之減而軍政廢一不儉於長楊宮之遊幸，則大獄作矣。意此所以爲漢
代之帝王之恭儉歟。

無外黨遂委以政望之等患外戚許史
史高等放縱又疾恭顯權權建
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且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
考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
應古不近刑人之義

綱甲戌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公族劉更生後改獄下三人於皆免
爲庶人。○**目**時史高以外屬外屬蓋史高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
師傅數言治亂陳王事選更生給事中官掌左右顧問應對以與侍中金
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克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
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聞宮乃宮
中使令之

在易屯膏
小貞之義
用人當公
天下之選

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爲矣望之等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召
免其等其昏庸若此尚可與之有爲哉
張商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
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人才廉收謹其爲勿使有
差益其機勿使或露積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
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網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
功也豈白罷中書宦官其機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任而中外小
人並起而來之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

漢元帝九卷

妻隕所處之嚴

庶幾憂國

望之去就不明 望之有愧 二疏

不惟其贊惟其附已以鄭朋傾和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汗歲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二子處詳小之謂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哀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蓋不知學之弊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憂國敦篤者矣○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為奸和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與更生華龍行于歲後知內亦與朋相結恭頌令二人告望之等

綱夏四月立子蒼為皇太子○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綱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官者石顯為中書令○自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上器蕭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矣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

天師安正

朱雲勸望之自裁

果然殺吾賢傅

孝元易欺 誰寤

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非謂其坐以薄罪召之望之必來而無足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

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

綱目斷曰望之何以不書爵病漢也望之顧命大臣既免為庶人矣賜之百餘帝涕泣不食矣不惟不能罪顯又以為中書令是誠何心也綱目

溫公曰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發奮以底和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終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奸臣何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和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綱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殺

禹入聖域而不優

專用恤關東為憂

廣德諫射獵

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群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聲教。登及也。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擊珠厓。與兵連年死者萬人。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罷珠厓郡。思謂武帝第兵。歸武郡。縣遠夷而海內虛耗。珠厓置郡未足為漢社。合遂詔罷珠厓郡。當聞揚子雲有言。珠厓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麟介易我。冠裳牙捐之論。亦可謂知本矣。

○上郊泰峙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中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仍詔光祿歲以此科第。即從官。○上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廣德諫從橋。主聖臣直。聖主不乘危。曉人不當如是。

○元帝將舍乘輿。御樓船。此經往程數里。平流漫漶。容與乎從。橋矣。廣德身為三公。苟欲諫。從容片語。必免冠而。上趣之。冠禮之也。未有言不用之意。而遂欲觸輪。以頭血濺帝。此豈事體人情耶。是時恭顯與史高比。而殺望之。然張堪更生。諸人無所容。此其用舍係人。主安危。豈特從橋乘船間。而置若罔聞耶。杜欽谷亦之專攻。上身斯亦。祖其餘智矣。

○恭顯擅權。許史比勢。蕭望之之枉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君德昏弱。宗社幾危。事之至大者也。廣德為御史大夫。秩在諫諍。乃於此至大者。循然保位。而於彼至小者。謂欲自刎。以塞責。此之謂不知務。當時稱廣德為儒。其特腐儒也哉。

○從船從橋。其得失差之毫釐。而已事之至小者也。元帝之朝。特腐儒也哉。

綱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書

以災害也於

綱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

槐里漢初

縣名屬京兆尹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

聞舜命九官九官謂禹為司空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皋陶為士師垂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

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

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夫執狐疑之

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成

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

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和氣致祥
正臣進者治之表

廣開衆正之路
太平之基

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

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

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雖州里亦不可也臣言堪

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

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宜也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

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為

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

恣意不顧前言且免為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閱而不治又惜其材

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視里令

綱目斷曰於是豐劾堪猛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

溫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奸也欲比周

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

純若其誣周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楊興為國養恩
明主不失師傅之恩

諸葛豐剛直著名
諸葛豐上書告堪猛罪

豐則譽而後毀
問元帝先諸葛豐左

迂甚猛何欺

京兆可立

得

下筆言語

妙天下

勝五鹿充

宗其甚

尚書百官

本

天下真大

治

亂與合意

即得入

君子以正

攻和

匡衡上疏

言事

朝廷天下

之損餘

綱待詔賈捐之垂帝○目初項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

希後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項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若蘭楊興字捐

見時即以君蘭言也於上也京兆尹可立得與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君房捐使君

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五鹿復姓充宗其名也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

為京兆尹北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謂賢士若開

也捐之復短顯與曰顯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

稱譽且美又共為薦與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與捐之

獄今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與髡鉗為城旦

溫公曰捐之以正攻和猶懼不克也能免乎

綱已卯二年夏六月赦○綱以匡衡為光祿大夫○目上問給事中匡衡

以地震自食之變衡上疏曰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

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道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槓榘也公

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上不暴義山謂此民與行

柔而惠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上

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醫者在位能者布職道德之行由內

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全長安天子之都

親承聖化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

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大人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陛下祇畏天

戒哀憫元元宜省靡麗考刑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

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匡衡為

光祿大夫史略史高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望之為副多所貢薦長安令揚

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

反衣也平原文學匡衡材知有餘經學絕倫將軍誡召幕府與參謀議貢

於朝廷心為國器以此顯示眾庶名流

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

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

之宜赦者權時

風俗之樞

機

教化之流

自近者始

審所上

治天下者

審所上

審所上

審所上

審所上

審所上

審所上

審所上

審所上

而不章夫
時宜矣

馮奉世奏
誅羌虜
擬漢賜馮
奉世爵關
內侯詔

秋七月隴西羌反右將軍馮奉世奏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
誅無以威制遠蠻願帥六萬人討之十一月大破羌虜斬首數千級餘皆
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唐辰三年十一月復鹽鐵
置博士弟子員千人
雷法自武帝始置博士弟子五十人至帝
罷其員數民通一經者皆復其身及
以千人限之意雖近狹而實廣也故綱目
亦可見矣

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後故也
綱目曰四年夏六月晦日食
綱目曰上以日食召諸前官曰
同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太中大夫猛自
殺綱目曰上以日食召諸前官曰
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
畢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覽尚
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具
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
而卒顯誅諸猛令自殺於公車

綱目曰望之堪更生下獄自殺皆不書其故則元帝之闇可知
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給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補益而
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哉

元帝之闇
可知

追賊以賊
為導

人人自以
為得上意

問匡衡上
治性正家
之疏何如

審好惡理
性情而王
道耶
匡衡疏六
戒

袁了凡曰

漢元帝之優游也而斷於謬君子唐德宗之猜疑
而信於任小人故小人者常幸君子者常不幸

綱目曰

壬午五年十二月以匡衡為太子太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
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

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
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疆其所不足蓋聰明
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疆者戒於太暴仁愛溫
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
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
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

正基兆而防未然也
聖王必慎后妃之際
明嫌疑
聖人慎防其端

性情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乍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宗道亡身
分六十四卦以直日用事
以功本賢
萬化成
京房考功課吏法何如

綱甲申建昭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寒溫風雨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節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群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用事房嘗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

有道者能以往知來

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為治和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蓋指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避封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宜漏水為災至七月漏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漏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今臣得出守郡自許効功恐未効而死唯陛下母使臣塞漏水之異為姚平所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

尹遂昌曰

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易者矣

胡致堂曰

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

京考孝易
不明其道
占候君子
不貴

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勞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勞皆避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道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丁南湖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易之至戒也京生妄言易數此正宜知退知喪矣顧又依憑妻党附托藩王求進於退之日求得於喪之時故其師焦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但元帝知其言之是又從而殺之則生之死不以其罪矣故綱目譏帝而書之曰殺魏郡太守京房

印何墨子
綬若若
石顯結納
百禹明經
著節
設詐取信
人主

綱下御史中丞陳咸髮為城旦○**綱**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髮為城旦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交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墨綬若若邪若若長也顯聞眾人恟恟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咸稱顯為不如諸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

陳湯矯制
發兵

綱乙酉三年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其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綱**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與其延壽謀曰郅支威名遠聞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跋為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從之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進薄城下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栗之單于被創死斬其首非常也

綱目不沒
其矯制之
實

尹氏曰延壽為都護而陳湯乃副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設謀在能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固春秋之法也

天下大義當混一

丙戌四年正月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匈奴郅支單于反逆未伏其辜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臺街漢書美邸間以示萬里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

不以矯制累延壽書矯示民有君

綱目斷曰

書與其延壽衣擊何不以矯制累延壽也樓蘭王傳首北闕也雖討有罪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然則樓蘭非殺漢使歟樓蘭之罪既謝報矣又誘殺之以是為非討也故傳首不書

侯應十策

戊子竟寧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婚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王嬙王懷之女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議者皆以為便即中侯應以為不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臣聞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如罷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二言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三言中國有禮義刑罰民猶尚犯禁况單于哉四言中國建關

漢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塞則生慢易分爭之軌六言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亡出從之七言邊人奴婢亡匈奴者多八言盜賊亡走北出九言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邊塞累世之功不可卒復十言單于自以保塞守御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諭之單于稱謝歸號昭君為寧胡閼氏

馮遂宜什惟

綱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者名女又為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遂修救宣侍帷幄天子召見遂因言顯顯權上怒罷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疆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馮野王唯然亡欲張譚廉潔節儉

九國通商

郭大有曰群臣舉馮野王為御史大夫帝因石頭之言遂發其與文帝
疏必舍吾何容於其間哉昔周公於成王叔父也漢宣帝於霍光外
戚也二君皆能用之後世不以私親為嫌而以用賢為表吁元帝懦弱
固為可哀石頭嫉賢誠為可罪元帝不察而猶委心信任焉炎祚不長
基於此矣

綱以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

治行常第一
召父

匡衡論其
陳功罪何
如

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其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頭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
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

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序錄玉國嫡庶之次及諸

宗室親屬名籍劉向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

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匹雖斬死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

也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

之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死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

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

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為義成侯義成漢縣名今改隴州賜湯爵關內侯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

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

如斯而已可也惟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斯得之矣

胡致堂曰耳延壽陳湯馮奉世皆矯制以成功者也蕭望之匡衡以為

利言耳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

夫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其東之材氣列加任使而厚報之

未悅也

綱夏五月帝崩葬渭陵在咸陽縣東也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少而

牽制文義優者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

有古之風烈○貢薛貢禹薛廣德常匡帝玄成匡衡

賀善贊曰元帝之初期月而書恭儉愛民之事四可謂賢矣然而不能

殺書葉業之哀實白帝始綱司補書幾之以見人君之德莫大於明與

也

君德莫大

於明也

其工之所
權其輕重
而為之制
春秋訊遂
事之法
問其延壽
陳湯馮奉
皆矯制以
成功蕭望
之匡衡以
為不可封
劉向以為
可封其議
孰是
號令有古
風烈

君德莫大

於明也

也

也

文景亦不足過

史臣曰元帝以昏懦之資繼統之初首以公田賑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省樂省苑馬賑困乏又罷宮館成馬馱肉食數月之間善政迭書罕足而行文景亦不足過奈何主德不明辟小在位即蕭周之賢善善而不用知恭頌之奸惡惡而不能去事無巨細悉委中書專事和僻賊害忠良西漢之衰失於此矣

綱六月太子驚即位○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而山陽王康有材藝

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鑿鼓殿下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適鼓墮徒回也適音則擲投也臨近軒檻邊中嚴鼓之節嚴鼓嚴急也後宮及左右習知

適鼓中嚴也

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上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

器人於絲行最輩

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取人器能也於絲竹鼓鑿之間

則是陳惠李微二人皆橫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默然而笑成帝特

婚姻正而天命全

為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席用蔽地涕泣諫止至是即位匡衡上書曰

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

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自上古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

聖人統天地之心聖人言行之要

由此者也願陛下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定大基臣聞六經者

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

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願陛下留神動靜之

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植天下幸甚史畧州祖父恭文弟生帝恭子高為車騎將軍元帝時高子丹為相馬御對上以川皇考外高詔州護太子家

綱以元舅平陽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書元舅同義私也

綱起幸曰元舅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著外氏得權

孝成皇帝始新莽篡竊之新爾獲霜堅水可不成哉

綱已丑建始元年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書免歸道死喪失刑也人不能誅而

綱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五舅之名皆王太后兄弟爵關內侯

綱四月黃霧四塞黃色也○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

王氏五侯黃霧四塞

天戒昭然可知

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天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政繆矣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尹起莘曰上書諸弟封爵下書黃霧四塞天戒昭然可知乃反博問公

杜欽請建九女之制

○**杜欽**說王鳳曰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

小弁可為寒心

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曰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辛卯**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可御船令民上城避水王商曰此必訛言乃止後果訛言上於是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此王商非鳳弟後為丞相者

○**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谷永上對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匡衡**坐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法有主守盜斷官錢入已也律條賊

直十金則免為庶人以王商為丞相

○**丁南湖**曰匡衡講經義言治道乃向諛為容躬行有玷始以外戚史高

至重罪

○**壬辰**四年正月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劉交**益曰此望之更生輩所以屢請而獲罪者也於是見之書喜之也

○**四月**雨雪復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西安府未對策○**是時**

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托乃曰方今四

夷賓服皆為臣妾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申伯周宣無重合安陽博陸之

重合侯馬通武帝時謀反者馬何羅切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謂昭然

罪過者聽曖昧之瞽說掩音暗不明也瞽非無目者但不歸咎乎無辜倚

舍之

白虎殿對策

谷永陰欲自托大臣有申伯之忠

龍中書宦官

九綱監浦

杜欽亦傲
此意
權未為光
祿大夫

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天者也陛下誠且深察愚言辨偏駁之愛後謂
官受幸不周晉也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以慰釋皇太
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火異訖息矣杜欽亦傲此意上
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求為光祿大夫書法四月雨雪甚大異也外戚之陰
惜無能指及王鳳者則是召也亦具文

袁了凡曰

爭衡故待詔對策首言內寵太甚專上妨嗣父口食地震又
言後宮親屬宜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其多巧詐善窺伺如此王鳳
柄重外庭誠咎而後宮無嗣又太后憂念輒言大臣有申伯之忠白氣
黃濁之異不可歸咎諸舅宜急納宜子婦人以廣繼嗣斯救言也於上
無弗而效款於王氏者已至矣既擢為光祿大夫則奏書謝鳳願為死
士以報及見鳳老又傾心王譚以預營終身鳳死而以位授王音飲所
而用已也至黑龍之典則專指其患於同姓蓋是時許氏廢黜無可為
分於附之謀前無遺策

戴永嘉曰

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求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
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今學古為賢群臣為目

善星多欲
少剛

天子所取重而相與無國如此假托經術緣飾古義以售奸相以新說
免禍患曾不若鄒夫小人而已矣彼權臣者亦自知其不為公議所容
必假托名譽才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欲少剛易動以利易怵
以剛輕變所守深自結納其言曰寧忤天子而不收忤權臣寧負公門
而不敢負私室嗚呼為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成薰灼可
畏忠臣孝子不愛其死亡寧幾何人哉竟與根絕臣下同心天子派立
于上舉朝無一人可信者可不為大哀也哉

綱天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中郎○目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

湯奉使顯命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求上

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鑿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振百蠻今坐

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欲致之大辟也夫大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

記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

下忽於鼓鑿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

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天將軍鳳言湯多

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

忽鼓鑿而
忘帷蓋

君子聞鼓
擊則思將

不出五日

可憂也。上曰：度何特鮮？湯知烏孫在合，不能久攻，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

莫府事決

事一決於湯。莫與書法拜官不書所自此其書大將軍鳳奏何病漢也。湯

湯之功過

不相掩。一坐免。大將軍鳳奏則又以為從事中郎。湯之功過不足論而漢廷

予奪一出

于權臣。

綱甲午河平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使朝獻。匈奴遣伊邪莫演奉獻，罷

歸自言欲降，議者言宜受之。谷永杜欽以為單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既享

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假令單于初立使之詐降，以上吉凶受

之虧德，沮善或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

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上從之。遣問

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

邊境安危

綱悉封諸舅為列侯。王潭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

侯。

書悉封諸舅為列侯，今也。書悉封諸舅為列侯，漢之衰可知也。

王尊

綱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

一尊作資

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與等上書訟尊治京兆，書節勞

作故

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

賊亂既除，即以伎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於是

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綱乙未三年秋八月，求遺書。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詔劉向校之。書法何美也。

丁南湖曰：書者致治之法，存焉庸暗之君，患在不知書耳。成帝遣使

之清玩可慨也。夫

綱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

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凡十一篇

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

天子知向

忠精

劉向進洪

範五行傳

求遺書

求遺書

王尊

王尊

一尊作資

一尊作資

作故

作故

不能奪王氏權

丘瓊山曰

後世推五行休咎之術其端始於董仲舒而盛著於劉向此與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書其事蓋謹之也謂天道遠非諱諱以喻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遣告恐懼備省而已矣若推其應而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則將使君子始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

丁南湖曰

傳成帝篤嚮詩書此人臣納約之一端也劉向因之而作五行呼君心一也君子養之則智小人養之則愚經術一也用於君子則正用於小人則謫而天下之治亂胥此焉出矣

王商身法相

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丞相王商多質為人少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嘆曰真漢相矣

詔叔丞相商印綬

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以憂卒○**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火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竟奏免彤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

天子不得已之意

尹氏曰

王鳳專權固寵商雖素著忠自亦外戚疏屬則自己久用然見於書法之間而商死不以罪掩然可知夫進退大臣人主猶不得自專則成帝至是亦具位焉耳

袁了凡曰

皇太后先嘗欲以王商女備後宮商意難之以女病對不入會日食張匡言商悖大臣節故應是答帝素重商知匡多險制勿治鳳固爭救之而商以憂死晉賈充諂佞任愷疾之因氏差叛請充出鎮關中充以荀勗謀納女為太子妃得不西行均此術女以自驚於上而充得雷商竟不振以死以是知小人之術惟小人精為之君子而出於小

須其平生為可哀矣

人鮮有能獲而徒以

綱以張禹為丞相

論語於禹○**初武帝通西域**罽賓遣使來獻罽賓西域國治循

罽賓

罽賓西域國治循罽賓居例反○

復遣使獻謝罪

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為通厚

變夷慝

快其求者為壤比也為其境壤今縣音慶之院非罽賓所能越

也且其地險阻

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

使者承至尊之命

送蠻夷之賈音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長久計也使者

聖主盛內不求外

罽賓遣使來獻

罽賓西域國治循

罽賓居例反

十六

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綱丁酉陽朔元年冬上京兆尹王章獄殺之。○自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讓

小事何須
關大將軍

王章剛直
敢言

王商國家
柱石臣

王章薦馮
野王

野王

讓無所顧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
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言未曉諭上曰此小事何真關大將軍左右
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
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廷皆鳳專權蔽王之過前丞相
商內行篤有威重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為鳳所罷身以憂死鳳不可
令久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上令章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馮野王忠
信質直上數聞名欲倚以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之死自是公卿
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遂稱病告歸就醫鳳御史劾奏野王私
自便歸家奉詔不敬杜欽謂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鳳不聽竟免其官

胡致堂曰

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謹而
不能納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
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奉代鳳者章亦豈敢迴薦馮野王哉
復詔尚書劾章附諸侯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今而後
何所憑信安敢納忠哉甚矣成帝之不君也

綱以薛宣為左馮翊。○自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

薛宣不問
吏事于子
吏以法令
為師

薛宣不奪
令長名

王音好士
養夫

劉向上封
事極諫

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以不告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
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得吏民罪
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刑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綱戊戌二年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自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
吏皆出其門五侯子弟爭為奢侈音通敏人事傾財施予賓客競為之聲
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身為宗室
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為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
者遂上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

郊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縱不為身奈宗廟何且發明詔接近宗室黜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唯陛下深留聖意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王

綱已亥三年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王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音自代譚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

趙張三王

綱庚子四年以王駿為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擬漢以王

綱辛丑鴻嘉元年以薛宣為御史大夫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御史大夫任大職重非庸才所能堪少府宣達於從政舉措時當經術

開誥

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唯陛下留神考察上從之

前宣身兼

綱二月帝始為微行自上始為微行從期門即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

開難走馬

綱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鬪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書始者何終身之辭也以為不可勝書也

天地之氣

綱壬寅二年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博士行大禮射有飛雉集

雜者先聞

于庭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其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

經載高宗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眾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然後入宮宿留其告曉人具備深切雖

人道相戒何以過是書法飛者何非拘執者矣綱目明微故持書飛雉集宮殿空宮之兆也

綱癸卯二年夏王氏五侯有罪請闕謝赦不誅王太后五侯善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詔奏文帝
誅薄昭故

皆无罪可
書

同輩得元
近以
樊姬班便
早

向水城火

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斬臺家白虎
殿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是日詔
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籍臺謂罪商立根皆負吝質謝良久
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呂氏曰成帝自繼政以來嘗策免大司馬許嘉矣為欲專委元舅也嘗
論大將軍罪矣也是三人者考之綱目皆無罪可書今五侯踰越制度
將逼乘輿罪狀顯明成帝又得於親目乃悉從而赦之果何意哉嗚呼
規將軍薄昭有罪自殺之文則知文帝之所以與規五侯有罪赦不誅
之文則知成帝之所以哀

綱十一月廢皇后許氏○**目**初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
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名臣在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後上過陽阿主家悅歌舞有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召入安性尤醜
粹有宣帝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喙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

天之所興
必以符瑞
武周承順
天地
武周享魚
鳥之瑞

鬼新

傳停貴傾後宮諸告許皇后班婕妤呪主上許后廢考問班婕妤對曰
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想
之何益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目乙巳永始元年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嬖其所出微甚難之乃
先封婕妤父臨為城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
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
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
怒之異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
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
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辛慶
忌師丹谷永俱上書救援乃減死論為鬼薪論音倫議法也取薪於山以
給宗廟謂之鬼薪三歲刑**目**時五侯子業時侈靡以輿馬聲色

心圖

漢成帝九卷

十九

王莽折節
為恭儉

佚游相高佚與逸同樂也王曼子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

父諸父謂諸伯叔父也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久之封莽為新都侯新都縣名

成郡府今為四川爵位益尊節操愈謹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

矣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

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此發嗣高帝之約非有功不候此

之外戚往往無功受封今又及其疏屬故特揭太后弟于書之所以譏其非所當封且又志篡竊之始也

吳養心曰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

六月立婕妤趙氏為皇后自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德絕至為

昭儀居昭陽宮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

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采傳

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用然內嘉其

言常嗟嘆之

歷精求名

此言可寒
權奸之膽

王教由內
及外

劉向序次
列女傳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孝文皇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

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言為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其

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

于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

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

知愈深者葬愈微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上感其言詔罷昌陵反

故陵勿徙吏民

丙午二年王音薨以王商為大司馬王氏惟音為修整

春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谷永奏對曰去年九月龍見而日

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

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

釋之言為
無窮計也

賢臣孝子
亦承命順
意而薄葬
之

王若以氏
為基

明王愛養
基本

展意無所
依違

微子所以
告去
淫亂之原
在酒
今日復聞
諛言

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改作昌陵靡散天下五年不成
而後反故百姓怨恨饑饉仍臻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猶懲畢改
新德既章則大異庶幾可消天命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帝好文辭而
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所常憂故推求等使因天變切諫而勸上納
用之未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

自_上嘗與張放等宴樂禁中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
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紉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
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
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
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
日復聞讜言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

綱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孔光為

御史大夫○_方進以經術進用法刻深任勢立威中傷甚多光與相

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上有所問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彊爭以是

久安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彰主之過以沽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舉薦

惟恐其人聞知冰日歸休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何樹光嘿

不應其不泄如此史畧宣初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空知方進名深交結

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進給事中視尚書事宜復尊重任政數年

後坐淳于長能就第

袁了凡曰孔光削疏藁自以為不彰主過吾以光不忠不直巧佞成性

莽太傅上而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莽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旨風

光令上之莽誑批莫不誅傷光疏如是猶有人心乎宜其不令葉見於

世也

綱丁未三年十月復泰時汾陰五時陳寶祠○_初帝用匡衡議罷其泉

泰時其日大風壞其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皆有

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之詔復諸祠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合

所言輒削
草藁
人知
溫室省中
何樹

明於天地之性不惑神怪
聖人絕而不語

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楊龜山曰

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術

劉向明於

故南昌尉

從諫若轉

高祖無敵

於天下

漢家得賢

於此為益

重器

綱十一月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九九美

桓公欲以

致大

為祿天下

之砥石

高祖方世

摩鈍

見形察景

霍光不能

為子孫慮

何武去後

見思

九章五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有人以九九見桓公公不納其人曰九九之見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降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也上不納

尹遂昌曰

一尉上書亦出於憤懣憂國之故爾特書不報所以見棄言之實也

戊申四年司隸校尉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名去後常見思

丁南胡曰

何武不附賊莽而舉公孫祿為大司馬是德義在朝也隨厥所至而有去後之思是功澤在民也漢末人材斯謂頽波之

砥柱矣而遂死
於莽手惜哉

王者躬行
道德

三者除而
內亂塞

天之去就
昭然
天文難以
相曉

○西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日上以災變博謀群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妖孽並見建始以來群災大異多於春秋所書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媮黷燕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比年郡國傷於水旱而有司奏請加賦市怨趨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以贍困乏諸夏之亂無幾可息劉向上書曰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閒之燕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十二月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特進安昌侯張禹請

子貢之屬
不得聞

此經義意

朱雲折檻

此臣素著
狂直

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他地上不從根由是數毀惡之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禹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句上至禹第私家辟左右親以示禹以人所上書與張禹觀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

此臣素著
狂直

三

輯檻旌直
日者人君
之表

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胡致堂曰

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非所罪而罪何
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指言其事而事
應且存人君知此必監於侵弱之咎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事
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願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
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咎願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
將移有心者知有日者見安得指為神怪而不語也乎且外家擅權其勢
亂之門收還主威者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
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所宜修孰有不可聞而不告
家勢隆於主者乎凡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謂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
不得加而禹之幾終不可免矣○又曰成帝一時之怒雲死有餘矣而
竟赦之雖曰辛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死也成帝
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還為盛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
不為少章既死微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
沃石悔禍朱雲披心說論並無采納獨桂欽谷未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
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尹遂昌曰

梅福以一尉而上書朱雲以一令而言事當時在位無非王
氏之黨少有一立異隨即擯斥忠直之氣鬱抑于下故小臣憤
薄出位而言爾綱目特書言事得罪既而釋之所以著其欲加罪者出
於本心釋之者出於遲回不得已之意也嗚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
言者矣

數言老姦
俗見
張尚所守
何經

劉向精忠
懇切

袁了凡曰

唐楊夢原晉之亂以為不自敦睦而稔於王導史亮立非以
業者導與亮之為耶惟德與論而漢之亡以為不自奔卓而深罪張禹
胡廣豈非以多方善柔保位持祿陷時君以滋厲階附兒矣以結禍胎
者則禹與廣之為耶

綱 壬子四年大司農谷永免○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農永前後所

上四十餘事畧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

親信也

袁了凡曰

杜欽谷永俱為王鳳死客其阿私罔上納誕貢欺不謀而同
然致位九卿而欽以不仕終則欽要為有人心永則尤為諂首其亦覲
面也哉

文曰

杜欽不遺餘力以事王氏誠背公死黨之賊臣也使及新室則綽
為佐命元勳豈甄豐劉秀後乎而欽兄子杜業欵欵正言詆王氏
植黨專政之咎及斥張禹為奸人之雉蓋子真更生之貳而班史贊乃
右欽而紕業此為反道說理
乖是非之評使後人何觀焉

綱 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冬十月根薦莽自

王莽飾名

劉向請興

禮樂以

風天下

禮樂養人

為本

教化所恃

以為治

建武奏請

立辟雍

而安樂

仁者行禮

古者建學

之名

三代教化

代以養為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四父猶言諸父也謂王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諸賢良以為掾吏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捷為漢郡名今改為於水濱得古磬

一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雍與王通記

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今或曰不能且夫禮樂以

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皇陶

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

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

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

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書未作而罷

書法何惜之也

胡致堂曰劉向之論美矣而未審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何以為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而所安皆樂則禮樂之本也庠

序鼓容特其具矣無其本而欲以其具教人祗益取之於虛為之域不

若不為之愈也

丁南湖曰聖人以禮樂設教豈責夫天下後世人皆仁而有禮樂之

者質也具也者文也文質不可以偏廢也若曰不以其具則將其本

而喪之矣故籛羊繁纓皆具也而孔子愛之惜之特欲賴此具以存此

本也

綱時又有言孔子布衣卷徒三千人今天子大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

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胡致堂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

延徒能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

敲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致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為哉

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嘗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

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為王氏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

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史畧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清

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

劉向三十

年不迂

痛切發於

問臣原列
街畫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嘗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
根無所庇庇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疆漢宗
臣也二人
安後嗣也其言痛切至誠為
王氏居位者所持故終不遷

劉向優於
在厚
更生可謂
遇主
更生不知
義命之婦

胡致堂曰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皆同姓之臣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
刺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耶原編介悻直上忤君心下取
衆疾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

楊龜山曰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
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其後與望
之輩並立于朝為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故予
讀更生傳見其倦倦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
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甲寅二年春發感
南方守心青麗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責讓丞相翟方
進令自殺秘之禮賜厚於他相考史畧方進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

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吏數為掾吏所嘗辱乃從汝南蔡
進春歸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伶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
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書法方進不書自殺何病漢也病之則易為書卒
明習舉明經遷議郎書法以大臣應天變非古也既又諱焉因而卒之
所以明其証也日著其跡網

著其心而後世有所考矣

溫公曰
楚昭嬰有言天命不可不誠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
變是証天也隱其謀而厚其葬是証人也孝成欲証天人而卒無所益
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帝崩
帝素疆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
問謹諱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
儀自殺葬延陵

班彪贊曰
成帝善術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
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穆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
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
福所由來者漸矣

賈善贊曰
成帝之篇天地變異有綱目所未見者八事兩月相承食震
日江竭皆他時所絕無者外戚女寵之陰盛故也漢火之燔宜矣○燔
音燔火滅也

以孔光為丞相
綱夏四月太子欣即位
綱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
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綱五月立皇后傅氏

五月詔劉秀典領五經
綱王莽薦劉歆為侍中更名秀上復令典領

綱目未見
身八事

成帝有疑
穆天子之
容

楚昭嬰是
不肯為
成帝可謂
不知命

朝廷翕然
望至治
詔劉秀典
領五經

綱目未見
身八事

成帝有疑
穆天子之
容

楚昭嬰是
不肯為
成帝可謂
不知命

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畧

其叙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農曰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

徵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遂出各引一端合其要歸亦

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也仲尼

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

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

之畧矣綱目劉秀後附於莽莽專權

胡致堂曰法家條刻名家苛統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

方之董相豈直什百之相遠哉

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

井蕪之路薄賦歛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

言今累世承平豪富更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

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

田皆無過三十頃奴婢無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

賈為減賤貴戚近習不便也詔書且頒後遂寢不行

丁南湖曰師丹事哀帝諫沮丁傳兩后稱尊號是使名分立於朝也限

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自大司馬莽乞骸骨罷就第

傳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既罷眾庶歸望於喜傳太后

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

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日遣歸眾庶失

望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家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

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問董仲舒
師丹限田
之說何如

卅

傳喜好學
有志行

傳喜忠誠
憂國
忠臣社稷
之衛
百萬眾不
如一賢

綱九月地震自京師至北邊三十餘處○目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人

君之表也問者尤不光明侵奪失色邪氣蝘蝓數作竊以日食視陛下志

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

其言悲辭之託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

月者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問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唯陛下

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今汝穎漂涌並為民害百

川沸騰咎在皇父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

也問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

退不任職以疆本朝

善為川者善為川者○目騎都尉平當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

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

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使得其善為民者宣之

使言故徙冀州民當水衝者決黎陽漢縣名屬魏郡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此上

策也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勢此中策也君乃繕完

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此下策也

綱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史畧武後母在郡遣

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豈不痛哉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孝哀皇帝諱欣定陶王箕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立為皇太子

綱乙卯建平元年以傅喜為大司馬○綱九月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為

庶人復賜爵關內侯○目冷褒段熲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車馬

賈讓言治河三策

耿育諫陳湯之免

罷於董賢王德不臣漢祚遂微

聖王制禮
取法天地
尊卑正天
地之位

尊本祖而
重正統

聖師丹為
共皇更完
立廟之議
何如

師丹經行
無比
師丹世儒
宗德

衣服宜皆稱皇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大司空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替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王立後奉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今欲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寢不合上意又使更書奏吏私罵其草下傳子弟聞之劾丹博士申咸等上書言丹經行無比發憤奏封事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上貶咸等遂策免丹唐林上疏曰丹經行世儒宗德為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泰重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詔賜丹爵關內侯

十月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弟宜鄉侯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幼有

馮健行當
熊
猛獸得人
而止

馮參以疾
見俾
馮參不改
其操

大聲如鍾
鳴殿中
洪範所謂
鼓妖

朱博宜將
不宜相

馬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請祠祥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誣馮太后呪咀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為健行嘗從幸虎園能逸出攀檻傅健行等皆驚走馮健行真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傅健行慙由是有隙因是中謁者令史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及弟參皆自殺參於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謂參宜少絀參終不改其操時馮氏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 丙辰二年丞相孔光自議繼嗣持異文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楊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 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家且曰博為人疆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

惡亟疾之怒上不聽後博竟有罪自殺○**綱**冬十月以平當為丞相

綱丁巳三年三月丞相當卒○**目**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何不疆起受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

綱四月以王嘉為丞相○**目**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聞聖主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立命卿正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言以官為姓氏如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金不敢操持下材懷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丁南湖曰王嘉初拜相用人欲久任而相道得於始既乃諫沮董賢之

綱戊午四年侍中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眾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免為庶人崇死獄中按史記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孝義無往教道不可繼身繼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尤主簿乎忠聞之甚慙

丁南湖曰王莽篡弒之謀奚待孝平而後決哉其在哀帝幸董賢之日飲帝從容視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嗚呼自古好色之君固多豈有禪而國祚寧容不受乎於是乎高帝之天下未喪於莽而先喪於賢矣

綱八月諫大夫鮑宣上書○**目**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

宣上書

諫大夫鮑宣上書

宣上書

宣上書

宣上書

臣心如水

宣上書

宣上書

宣上書

宣上書

宣上書

宣上書

官爵天下之官爵

治天下當用天下之心為心

其職

六經之治

貴於未亂

大事之本

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復劇於前乎

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致外親小童幸臣

董賢等在省戶下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

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无劇宜以時罷退

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意徵傳喜使領外親何武師

毋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

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時封董賢高安侯孫寵

書法西漢之世書諫大夫七未有書其諫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此書上

賢用書武辭語刻切可謂無愧其職矣

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公卿以為虛費府帑帑音奴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可且

勿許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

不可不察

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

可使隙明甚以秦始皇之疆然而不敢窺西河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

困于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其泉

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武帝使馬邑人聶一誘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

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

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窮極其地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

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

望之北哉狼望匈奴地名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求寧是以忍百

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廬山即廬山山在匈奴

中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焉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以擊之時

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返尚誅兩將軍故北

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

一虜不可得見

風

漢書卷九十四

漢書卷九十四

三十一

上世遠策
費十而爰

動人以行
不以言
應天以安
不以文
民心說而
天意得

立呼韓邪歸化稱臣然尚羈縻之計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疆其兩反
今單于歸義懷誠欲來陳見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
不得已者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爰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
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更報其善而許之
綱已未元壽元年正月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
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目初傅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
因建言災異屢見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
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
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欲令覺悟友
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王不聽至是詔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
法者各一人因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問得失舉直
言嘉奏曰孝元皇帝温恭少欲賞賜節約馮貴人以身當罷然賜錢五萬

以匏宣為
司隸

而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雖遭凶年加有羌變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
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言切終不怨怒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
傳業陛下陛下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
而董賢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奢侈放縱變
亂陰陽災異眾多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共疑宜節賢寵全
安其命上不悅杜鄴以方正對策曰日食明陽為陰所臨今諸外家並侍
帷幄典兵將屯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晡然日食欲令昭
昭以覺聖朝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
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上乃收晏印綬罷
歸第書法是日何捷也哀帝不明所用非
丑遂昌曰方書以傅晏丁明為大司馬即書是日日食而
綱以匏宣為司隸○目匏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

天人同心
人心說則
天意解

與太平之
之端

王嘉封還
詔書
王者代天
爵人

以乘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內自責
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衆庶欣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
天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
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邪厚之如此
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直免遣就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以應天
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為司隸
綱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目**上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
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允宜慎之
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而損
至尊以榮寵之四方皆同怨疾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
順天人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
之於無窮哉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詰廷對嘉喟

吏問會不
肖主名

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善吏問
賢不肖主名問其人名賢與不肖為誰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
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死書法嘉不食死其書

綱八月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目**丞相光行園陵行巡視也官屬以令行馳

宣閉門不
納諸生奉
太李

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擢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
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
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守詣上竟
抵宣罪

以孔光為
丞相
見車却入

綱以孔光為丞相上故令董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欲尊寵賢下車拜謁賢
年二十二為大司馬衛將軍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不敢以賓客

九國監南

莫友奇心卷

三

不敢以廣
客鈞敵之

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胡致堂曰

孔光以經學為帝師尊無比縱不能如申屠嘉之推辱鄧道粗舉矣今乃降躬貶禮如見所畏拜謁送迎不敢少忤光自苟賤可也如大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為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又形媚悅之態先聖不云乎卻夫患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即傳稱其不希旨苟合不結党友豈其少而自強老而變耶節

丁南湖曰

不主癩疽與侍人瘡環者孔子也孔子以此為家法而其後之家法而其後裔効尤何怪乎衰之幸董賢乎嗚呼孔光自絕於祖教不足責矣高帝首開乎亂風良可惜哉

目時平阿侯譚子閔為中常侍閔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欲為子求咸女為婦使閔言之咸私謂閔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

之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閔悟還報咸自護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此後置酒麒麟殿上從容

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

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閉出遂上畫昌董賢無

功封侯列備鼎足橫眾賞賜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袁了凡曰王莽後篡漢王氏之不黨莽者王閔一人而已漢書不明莽

閔獨懼莽誅而閔獨全閔智矣哉然閔為蕭咸之婿咸知董賢之敗而不與通婚則教閔使自別于莽者未必非咸力也

綱庚申二年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胡氏曰哀帝之世漢既衰矣而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綬者五

根幹頭矣是故聖主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畧而忽近圖其慮深矣

綱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

書法罷三公官於是復置書曰復三公名可也其曰正三公分職何帝

之何哉故三人者雖仍舊任而綱目必列序之若新命者所以病哀帝而愧孔彭也

尹起莘曰董賢為大司馬孔光彭宣不耻與之同列又且其處其下直筆書之不待黜殺惡自見矣

綱六月帝崩帝嗜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疆主威以則

疆主威以則武宣

三入其室

若新命

聖主不勤遠畧

報蕭咸謙薄之意

九國盈甫

武宣帝欲以武帝宣然而寵信謏譖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賀善贊曰哀帝初政清明多可紀者自七月而後至建平四年二月以

為太后者十一事耳自四年二月而後以至於終所書封拜誅斥九十九其十一皆為董賢其不為董賢者八事耳自始至終一私輟轉是以雖欲內強主威而漢業卒衰有由然矣

顏頴濱曰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

太后侵侮王后潛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心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唯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太皇太后聞帝崩召賢問以喪事調度憂懼不

事吾今葬佐君賢頓首草甚乃遣使召葬葬以太后旨收賢自絕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葬疑其詐發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賢父恭與家屬徙合浦縣潁濱曰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時欲舉可以任大司馬者孔

光以下皆舉莽獨何武公孫祿以為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

今外戚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

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後莽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

發明不直曰以莽為大司馬而必捐太皇太后書之者明莽

之得權由太皇太后授之也他日投壘於地果何及乎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同時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

舜使持節迎之**綱**八月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彭宣以王莽專權

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數年薨

班固贊曰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年九**綱**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

總已以聽發明亂臣賊子其篡竊必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總

孝平皇帝位五年王莽弑之壽十四**綱**孝平不造新都作軍不伊不

周喪戎四海**綱**辛酉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風讀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

塞外亦重
獻白雉

彭宣見險
而止

安漢公

譯猷白雉一里雉二越蒙南方遠國名在交趾南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致成周白雉之瑞莽宜賜號曰安漢公

林侯官曰

陳勝將起以丹書帛置之魚腹使吳廣效狐鳴於叢祠王莽將篡風益州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以猷白雉然勝之謀僅足以誑成卒而漢朝公卿乃為莽之所誑其不知之耶抑知之而相率為偽耶

綱壬戌二年春越雋郡今四川上黃龍遊江中○目太師孔光大司徒馬

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

賢尚猶有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

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司直陳崇劾奏寶坐免終於家

綱大夫龔勝和漢罷歸○目龔勝和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

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其年皆加優

禮而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

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吳市門在紹興書法直書罷歸見二子之

尹遂昌曰莽賊竊柄篡勢已成二子任漢雖位非三公然亦及其禍矣

綱癸亥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綱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

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汎音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海內震

馬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

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林侯官曰王莽逆節既萌漢朝公卿為之犬馬曾不少愧而梅福隱會

綱甲子四年二月遣天司徒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莽女也○綱加安漢公

莽為宰衡周公為周太宰伊尹為商之阿衡故采此○目初陳崇張竦奏

稱莽功德以為宜恢國如周公至是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

功德比周公
周召兩不相損

梅福知亂而去
吳市門卒

二子之謂矣
尹遂昌曰

二子自見
乃其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智慧身之美異乎孔光之輩所為矣

逢萌掛冠

二子為得
加安漢為
宰衡

綱目卷之九

三十一

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新息召陵二縣名俱屬汝南及黃郵聚新野田黃郵聚新野南

路建輟訟

野縣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奔稽首辭讓不受太保舜奏言天下

文王卻虞

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莫不鄉音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

尚何以加

作而退錐文王卻虞尚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平欲質成於西伯入其

徵天下通

丁南湖曰羸政兼三皇五帝而稱皇帝皇帝之澤遂於是乎熄

經異能之士

目奔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乙丑五年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按王氏曰禮記云禮有九錫一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桓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百虎賁通曰能安

叔酒漢以大寒後戊日為臘記月令孟冬臘先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

請命於泰時帝祠壇於其泉是為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武王有疾周

崩以金故曰金滕賈也滕即束縛之義置于前殿勅諸公莫敢言丙午帝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

尹起莘曰平帝之終前史雖明言置毒酒中然皆以帝崩為文至宋夫

是月前輝光謝許驕反莽分京師置奏武功長武功長漢之孟通

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

自此始矣於是群臣奏太后請安漢公踐祚謂之攝皇帝詔曰可

趙雪航曰王莽篡漢當時守清潔而不巧者惟梅福逢萌先見後而去

孟通漢并得白石符命之起自此始

符命之起自此始符命之起自此始

符命之起自此始符命之起自此始

符命之起自此始符命之起自此始

符命之起自此始符命之起自此始

符命之起自此始符命之起自此始

符命之起自此始符命之起自此始

退者六人
其人品優
劣可得而
評評欵
滑名素稱
于時
孔光不忠
不孝
刑足適履
役首便冠
高祖成功
之速
文景後致
刑措
孝昭天資
之明
孝宣功烈
優然
論高帝

之大義故寧死而不辱身也至若紀遂那越那相唐林唐遵等以清名
素稱於時揚雄谷永以文章著於世劉歆為劉向之子漢之宗室而皆
含羞蒙垢臣事篡逆何無廉恥之甚也又若孔光者乃先聖之裔受知
三朝位冠百辟明知王莽造飾偽行內懷奸謀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是以文武二大柄付於莽手孝平元年光為太師稱莽功德比周公成
其篡逆之志先正言其事漢則不忠承家則不孝玷辱聖賢祖宗矣史
稱光謙恭畏謹上隱下洩以為美德以愚庸見正若削足而適履役首
而使冠務小失大奚足以為賢乎
歷年圖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五年而成帝業其成功之速如是何
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疆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
幾致刑措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
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
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何遠哉止以崇儒重
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孝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
業方之孝武功德優然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
外家孝哀狼狽不明廢侍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
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愚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西漢總論

顧廼闌曰昔者嬴秦無道禁錮半毛山東之豪投袂而起以逐秦鹿於
中原赤帝子無前人之迹立錐步之地史纂荆卿說公孫述曰漢高祖無前云云提三尺以犯

危莫鏡以犯危難約法三章之政行而萬民悅新城三老之說用而
四海從猛士如林陸機謀臣如雨李陵而帝知人善任英雄陳力以故
禽魏取代什趙勝燕擊齊威四百五十二年之業不五載而馬上定
之素靈方斷赤火隨炎漢以火而天意所屬竟歸其主王毅作鴻門驢
意歸真主然後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數
丁公之恩以厲不忠先雍齒之封以息偶語求郡國之賢以取真才親
孔子之祠以培道脉鐵馬金戈之天下雖不足以上咸五下登三而威
加海內以享皇帝之貴其規模已宏遠矣然分羨帝謂羽曰必欲烹而
擁篲上朝太公太公非孝也追羽固陵非信也欲易太子非慈也偽遊
雲夢非誠也封三庶孽非制也是錯曰封三庶植醢功臣斬信布非仁
也輕士慢罵非禮也結親匈奴非正也被圍白登非智也蓋智術雖足
以鼓舞一世而無學以磨治故四皓其亡匿兩生不肯行亦以帝非純

論惠帝

治之主也。惠帝以仁柔之資，童年嗣統，一以清淨為治，尊禮宰相，優厚親王，民有孝弟力田者，舉之法有妨吏民者，省之。挾書律除之，可謂有君人之德。而人彘之慘，虧損至德。惜夫孝惠無子，呂氏嗚晨，往往以他人子擅主大器。劉氏不絕如帶，袁盎曰：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而分王諸呂，女弟為侯。此在綱目三百六十二年所未聞者，向非齊襄外舉，齊王襄公朱虛入衛，封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平勃交驩，北軍左袒，則非其種者，孰鋤而去之乎？代王以高皇帝側室之子，大臣迎而立之，恭修玄默，專務以德化民，却千里馬，惜露其寶，求直言，極諫之臣，除誹謗妖言之法，南越不臣，賜卑辭以伏之，吳王不朝，賜几杖以安之，張武受賂，賜金錢以愧之，耕籍田以倡天下，蠲稅租以惠兆民，止輦以受諫，除肉刑以全民命，躬示敦朴，而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治霸陵不以金銀銅錫為飾，煙火萬里，方內享安寧之慶，帝曰：方內安寧，靡有兵革。禁網踈闊，司刑無鬼哭之庭，刑無鬼哭之庭，刑無鬼哭之庭。

論呂后

論文帝

廟大理有鳥，孰非寬仁恭儉之所致哉？其脩夷也，每飯念李齊拊，上拊解曰：吾獨不得類。類物，牧為將，豈憂凶奴哉？按轡行細柳，外雖和親，而內不廢自治之策，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文與薄伐，儼然至于太原者，而一轍蓋天資甚美，故今德善政，相望於冊，使得道學之臣以佐之，十堯九舜，曷足云也。惜大臣不過絳灌申屠之徒，張南軒曰：以文帝天資之功之美，豈不可以追三代之餘風？而微疵曲過，亦在不免廢淮南王，而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美使得道學之臣佐之治。致斗粟尺布之謬，信新垣平而有玉杯，改元之失，作廟渭陽，親祠五帝，平言長安有神氣，成五帝於短喪廢禮，弱於小仁，不能不為全美之累。馬晉帝承富庶之後，坐享宴安，第任智囊之是錯，而七國稱文，錯勸帝削七國。七國用蒼鷹之郅都，都嚴酷，列侯宗室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而公侯側目，皇后薄以無罪廢，而夫婦愛虧，太子以無罪廢，而父子恩絕，周亞夫以無罪死，而君臣道乖，故先儒以刻薄任數，詐力御下病之，而災異疊仍，皆以忌刻少恩。

論文帝

論文帝

論文帝

論文帝

所致信非誣也。然克遵前業，節儉為心，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而於刑獄之際，尤為用情。綱目詔獄疑者，憲成答先寬書，法云帝於刑獄亦可用情矣。是亦慘刻中之仁恩也。國家無事，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荷與休哉。武帝即位之初，首策賢良，方正於大庭，而得一代大儒。董仲舒為之首，於是罷黜申韓，蘄張之說，而憲章六學，協曆改正。以夏時為歲首，武帝紛紛禮樂，化俗移風。洪劉考儀表故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使其味仲舒勉強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納汲黯多欲之戒，以奮其雄才大畧。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諸惜其狹小漢家制度，而遊宴征伐，神仙土木之事，交戰沓形。射南山而鄆杜之令，寒心帝射獵南山下，射杜令欲執之。止逆旅而栢谷之翁奮臂。又嘗至栢谷逆旅，主疑為姦盜，欲攻之。帝之佚志已肇於此。自後所用者，皆啓覺投好之人。公孫弘以曲學用，李少君以却老用，樂天以神仙用，文成以致鬼用，衛霍以征伐用，卜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言

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敖以遠使用。或西而紛紛制作，卒成於數人之手。由是祀五時太一，如東萊泰山，以期不死。起栢梁臺，作承露盤，以冀長生。疑神於蓬萊，蛇形於海上。陳潛室曰：蓋嘗疑神於蓬萊，蛇形作蜃，應觀通天臺，高宇重覆，千楹林錯，以求神仙之一遇。觀犀甲則建珠厓，閩葡萄酒則通大宛，欲善馬則遣貳師，伐昆明則習水戰。大將軍五出師而匈奴服，驃騎將軍三出師而昆邪降，兵連而不解。食貨志云：侵擾北饋運而不休，天下皆鍛甲砥劍，矯箭控弦。嚴安論以從後而驅我元元，時聞塢笛，遙聽塞笳。藝文類聚文以空幕南之王庭，自以為威震百蠻。武暢四海矣。卒之瘡民而蝗國，川血而山骸。誠齋文贈論武帝犀皮玳瑁不足珍，枸醬竹杖不足貴。夷歌巴舞不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雖法繁於秋荼，論秦法繁於秋荼，利析於秋毫。商車造皮幣，鑄白金，而密於疑脂利，析於秋毫。告緡錢征，置均輸，百姓皆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不足以填無限之慾壑，而天變盜興，不可救藥，乃作沈命

綱目卷之六十一
漢紀六十一
武帝本紀

法遣直指使以軍龍天下芻狗萬民而漢非文景之漢矣好大而大不遂喜功而功不成澤竭政塞將誰之尤且又以堯母名門銅戈夫人而憚趙厲亂父上允治平蠱之禍京師流血僵尸數萬而悲愴於

思子宮之作上憐太子無辜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向非輪臺悔過付託得人以霍光其不為亡秦之續者能幾何哉大將軍光受託孤之命輔少主問民疾

苦賑貸貧民又罷田租罷權酷可謂知時務之要而帝年十四即能辭光之無罪俾魑魅魍魎震霆雨雪消於見覲大學衍義云為人上者心

以年而又得伊周之佐周成王不是過矣裕論帝崩光以太后命迎立昌邑王及其即位遊戲無度自絕於天在位二十七日而使者旁午徵

發凡一千二百二十七事乃以太后命廢之而迎立武帝曾孫帝應石立柳生之瑞帝起問閭稔知民瘼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慎刺史守相

論宣帝

論昭帝

之官嚴二千石之選求直言除租賦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威信北夷單于慕義侍單于來朝帝思股肱之美繪

形麒麟以著中興輔佐之猷太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張安世韓蕭望之蘇武議者謂功光祖宗業當後嗣豈不信然刑餘為周召法律為

詩書蓋寬饒治其雜霸而開三大覺用恭顯貴許史以為基禍之主比之殷宗周宣似為少愧而鳳凰之集凡六見宣帝之好名而為是粉飾

太平之事與孝元初立首榮貧民賑困之罷宮館咸獸馬徵用儒生委之以政雖文景初政未有過是者然百度廢弛賞罰倒置用賢則如轉

石去佞則如拔山劉向恭頭構芻千岐萬轍富弼文集小人不勝則蔽主耳目使不聰明雖殺其賢蕭望之但得其免冠謝而已易欺難悟威

權不肅是孝元之柔柔而過者也孝元之過過於柔者也是以災異滿天下以成極亂之世而孝宣之榮衰美成帝繼統變異紛紜在漢世為

論元帝

論成帝

九綱蓋南

西漢書論九卷

四十一

特甚而五舅同日封侯王譚商立根逢時五侯同日封謂之五侯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五侯僭逼乘輿王鳳尤為顯恣君若贅旒不壹舉手是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也帝不能見形察梅福言陛下不見以彰新德而校獵長楊鬪鷄走馬帝為微行鬪鷄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俾宿衛之士執干戈而守空宮疏谷求寵幸禍水帝悅趙飛燕召入宮女弟復召入皇后廢黜治道顛錯莫此為甚言之可為於邑班固曰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而帝不悟何與哀帝躬行儉約減省致用罷斥王氏朝廷拭目且不下堂而天下治也說苑舜左禹右皋陶然所用者多下傅之黨傅晏丁明章當哀而寵信講諛憎嫉忠直殺卿崇王嘉等上崇傅后下毀董賢帝之時擅權用事而如此而欲強主威以則武宣帝威以則武宣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其可得乎哀帝既崩太后尊寵王莽迎立平帝而政自莽出乃改風俗更制度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

其意而挈劉氏之天下玩弄於掌股之上自以比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而包藏不軌斯時也龔遂原辭職而去逢萌掛冠而逃梅福棄家而隱逆窺莽志若燭照數計而龜卜柰何舉天下之眾但知助桀不顧吠堯而稱功誦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而加安漢公加宰衡加九錫以遂其奸噫蓋之謙恭豺虎之不噬也漢臣不察而為之傳其翼焉則飛入城擇人而食必致之理也由是毒天子抱嬰兒居攝踐祚求王璽於漢家之老婦而火德灰矣向微劉崇崇起兵討莽翟義義起兵討莽不克死之孰為聲逆罪於天下哉

右西漢十二帝二百一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合二百三十年

孺子嬰諱嬰宣帝玄孫廣威侯勳之子也平帝崩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廢為安定公

附王莽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姪也初封新都侯弒平帝篡漢天下而輔政遂移漢祚罪盈怨積天下叛之○舊以王莽紀年今黜而正之

劉宗起兵
此乃宗室
之耻
褒節義為
後世勸

丙寅居攝元年三月莽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年二歲莽
相最吉
○夏四月安眾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初崇與相張
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耻也吾帥宗族為
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死名不得入而敗書法
○書起兵死之

東郡太守
翟義起兵
討莽

五月大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群臣復白劉崇謀逆者以莽權
○丁卯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二輔豪傑起
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

猶可不斷
於先帝

子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必代漢家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
賊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許諾義
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弟璜結謀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移檄郡
國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大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

依周書作
大誥

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軍以擊義三輔豪
傑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梅將軍眾至十餘萬人莽復拜王級為將軍西
擊朋等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返位孺子之意於是更士攻義破

世

翟義聲大
義於天下
解者有功
於漢
復從父之
上為臣子
劫
綱目急於
討賊
綱目作綱
以敬

尹起莘曰王莽篡逆舉明和之奉天下和之是無一人知義者前曰劉
少振矣雖不克而死然聲大義於天下使莽賊之罪益以暴著其有功
於漢為如何哉三輔應者書曰豪傑所以褒從義之上為臣子之勸爾
綱目急於討賊如此其為後世之戒豈不嚴哉

○戊辰初始元年王級等擊趙朋霍鴻皆殄滅諸縣悉平莽自謂威德日
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以獻莽大意謂天帝與高祖傳禪
於莽也莽至高廟拜受遂即真天子位使王舜請璽太后不肯授
怒罵曰而屬天子宗族蒙漢家力高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便利
時奪取其國天下豈有而兄弟耶因涕泣舜言莽必欲得太后寧能終不
與耶太后聞舜語切恐莽脅之乃以璽投地曰我老已死如爾兄弟今族

以璽投地

皇太后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以獻莽大意謂天帝與高祖傳禪
於莽也莽至高廟拜受遂即真天子位使王舜請璽太后不肯授
怒罵曰而屬天子宗族蒙漢家力高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便利
時奪取其國天下豈有而兄弟耶因涕泣舜言莽必欲得太后寧能終不
與耶太后聞舜語切恐莽脅之乃以璽投地曰我老已死如爾兄弟今族

了九國

漢書

四三

滅也更號漢太皇太后書法書曰稱皇帝者何若曰哀章作銅

發明書奔為大司馬居攝踐祚稱假皇帝號令奏事母言攝皆太皇太后

已巳國元年春正月葬廢孺子為安定公孝平皇后為安定太后

胡致堂曰或問臣有幾曰聞孔子言大臣與具臣矣稱具者鄙之之言

求乃克當之也然而弑父與君則亦不從豈易得哉故至門高弟季路冉

以漢朝觀之奏請宰衡位攝皇帝權輕者又群臣也奏請安漢公踐祚者又

群臣也奏云劉崇等反以攝皇帝權輕者又群臣也奏請安漢公踐祚者又

孺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群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何以群為乎愚

故續而出之以為世戒云

綱夏四月徐鄉漢之縣名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綱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

心意未滿隘音狹隘小漢家制度欲更為踈濶乃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

一而稅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疆者

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即牛馬

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稅一實什稅伍也今更名

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

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

魘魘音媚老物精也魘胡致堂曰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為公視民饑寒

至董仲舒始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

為兼并無以役民與於廢也又况莽賊而能行乎然井田實萬世之良

法而賣買奴婢之禁亦仁政所當先

綱庚午二月葬廢漢諸侯王為民

班固曰漢興懲秦苛立而敗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

難成太宗之業亦賴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末流蓋以致溢故

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拆至於哀平之

際皆繼休苗裔親屬疎遠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匹異是故王莽知

漢中外禪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因母后之權顯擅威福詐謀已成遂

據南面之尊漢諸侯厥角稽首奉上璽鼓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

井田致治之本

帝王以天下為公

仲舒漸復古制

井田萬世之良法

亦仁政所當先

高先

漢矯枉過正

漢書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嚴尤三策
三家未得
上策
周得中策
天下稱明
稱武
嚴尤三
策五難何
如

辛未春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惠等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穢化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兵連禍結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皇築長城延袤萬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師老械弊此一難也邊郡空虛不能奉軍糧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糗十斛非牛力不能勝音升牛又自齎食加二十斛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食糗飲水以糜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身隨不得疾行虜徐逃遁勢不能及幸而逢虜要遮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莽不聽

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匈奴之搆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空虛野有暴骨矣

丁南胡曰舊史謂莽欲立威匈奴遣將並出則與莽之主中國而征匈奴矣諸部分道大寇殺守尉畧吏民州郡起兵其欲匈奴討賊之意亟矣若嚴尤臣莽而獻策以助桀是亦逆賊之黨耳而又奚足責哉○匈奴單于言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大入寇

魏勝不受印綬

東漢清名之士何如

魏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時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魏勝勝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詎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紀逡薛方郇越郇相唐林唐遵透千句反郇音旬皆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莽郇相為莽太子四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巢由二逸士之名也高士讓焉乃遁於箕山之下後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有巢父牽牛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召我我惡聞其言是

薛方守節
山節
欽詔以廉
直為名

三子悉少
解官
陳咸用漢
家也職
先人豈知
王氏職

三青優於
魏

郭勝能全
大節
郭勝能全
大節

生養與造
墓古

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崖深谷誰能見子子故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箕山在河南葬說其言不疆致之郭欽為南郡太守

將詔為交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葬居攝欽詔皆以病免官歸鄉里陳咸

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

矣即乞骸骨去職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

猶用漢家祖職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遊祀之為祖神漢以火德王火盛

所得禽獸祭也人問其故感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歛其家律令書壁

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麋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葬書法終

之篇惟龔勝書卒所發明龔勝雖為葬所迎然特筆書不食卒

袁了凡曰陳咸於葬墓之後猶用漢家祖職陶潛於宋墓之後投劾歸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

治人子貢之材優於龔絕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諱薛方近之

也然勝之所以高於福萌者正以其不去耳夫隱者以廢倫為不仁死

者以正寢為得禮福萌之客死皆非正寢而福之棄其妻子論理盡成

賢哉勝乎其一死而四德備乎死以終漢義也死以避葬知也死於正

寢而喪事之預備禮也死於適子之手而倫屬之相依仁也

目壬申年葬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

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謦謦階刑者眾葬知民愁苦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

賣之然他政諄亂刑罰深刻賦歛重數猶如故焉

癸酉年春二月大皇太后王氏崩目葬墮壞孝元廟更為太后起廟

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巷食堂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

廢撤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與音預干也與

也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

太后令官

以陳饋食哉養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

黑貂至漢家伏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具食也

癸明葬已更號新室文母而此不書者不予其改也太后雖為內主成

固已未如之何况太后之心未嘗一日忘漢此綱目所以止書太皇太

后之號亦以遂其本心不絕之於漢云爾

綱丁丑四年臨淮琅琊及荊州綠林兵起○繼葬法令煩苛民搖于禍禁

不得耕桑繇後煩劇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葬禁

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賊荊州新市人

新市漢縣名故城在安陸州荊山縣屬湖廣道王匡王鳳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共聚藏於綠

林山中至七八千人綠林山在荊州府當陽縣

綱戊申年葬大夫楊雄死○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與葬

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葬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

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葬賢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好古樂道欲

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

譚以為絕倫侯芭師事焉劉祭嘗從雄學作奇字及祭坐事誅辭連及雄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

死葬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葬功德可比伊

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葬君子病焉史畧雄少好學不

簡易伏蕩口吃不能劇談清靜無為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

賤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孝成時有薦揚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其泉

泰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雄從上還奏其泉賦上祭汾陰還上方東賦射

熊館還上長楊賦哀帝時草太玄或嘲雄玄尚白乃作解嘲更有法言訓

譏雄非聖人而作經書法葬大夫多矣特書揚

癸明行大義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

不食周粟而死揚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於朝與董賢王莽輩比肩並

列當葬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於此時亟引而退與龔勝方郭

欽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况於稱葬功德與夫

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特筆深貶之也或顧謂雄家素

貧苟不仕葬朝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安於命義不當以苟活為心

桓譚以為

絕倫

劉祭李作

奇字

楊雄投閣

卒章盛稱

葬功德

劇秦美新

之文

士君子明

於去就之

義

夷齊耻

其所為

驅爭先

士君子當

七國監南

美孺子

四一

安命義士君子不以苟活為心

誠使遁迹丘園，讎讖而沒，既能不辱其身，所獲多矣。

袁了凡曰：揚雄文母之誅，其崇侈聖新，光大於唐虞，豈惟劇秦論哉？或曰：固莽之命也。曰：楚無龔，齊無薛，乎夫此二子也。一唾涕不委委之土，而况鼠坻牛場之間乎？或曰：雄歷三世，蓋與莽處者，夙矣。莽將登用名賢，以文奸豈容雄之母仕乎？曰：必畏死則仕而可抑，投閣不足，以死乎？

文曰：王莽以井田靈臺，辟雍擬周公，揚雄以法言太玄，比孔子，王莽周室之揚雄也。揚雄，犢門之王莽也。

琅琊樊崇起兵於莒，一歲間至萬餘人。又有**東海刁韜**子都亦起兵鈔擊，孫元孫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

范升奏記王邑

綱已卯年春，莽立須卜當為單于，大募兵擊匈奴。○**目**大司空史范升奏記司空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方春歲首，動發遠役，菽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踊，高斛至數千，吏民皆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猶守關，諸孫之寇在於帳帷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患，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

一上言可以解天下倒懸

以唐尊為大傳

綱唐辰元年，以唐尊為大傳。○**目**尊曰：國虛民貧，廷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衷，與袖乘牝馬，柴車藉藁，以瓦器飲食，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赅者，幡汗染其衣。赅，幡犯，刺者以赅著其衣也。莽聞悅之，封尊為平化侯。

封尊為平化侯

天欲令就臣位

綱收卸，惲繫獄。○**目**惲明天文曆數，以為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雷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綱辛巳年，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書法：書莽殺其子字矣，又書莽孫宗自殺矣，於是復書太。子臨謀殺莽自殺，所以著篡逆之應，為後世戒也。

公孫祿徵來與議

綱秋，南郡秦豐起兵。○**目**豐聚眾萬人，莽召問群臣擒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言人之無能為猶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大傳唐尊，飾虛偽，以媮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張即孫陽造井田，使民

人之子國師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張即孫陽造井田使民

公孫祿徵來與議

八

棄王業。魯匡設公筦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

壬午。樊崇等聞莽將討之。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肩以相識別也。別異也。由是號曰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積殺併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事。

秋七月。荊州平林兵起。新市王匡等進攻隨縣平林。人陳牧廖湛號平林兵。應之。

赤眉破廉丹。誅之。○**初**。莽以詔書讓丹。丹恐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今海內清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為將軍計。莫若納雄傑之士。除萬人之害。俾功列著於時。而不滅丹。

不聽。引兵與赤眉進戰。敗。被赤眉誅之。丹將也。赤眉賊也。綱目乃以誅莽也。

漢宗室劉演及弟季起兵。春。陵。名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頓令欽生三男。演仲秀。漢書云。長沙定王名發。景帝第十子也。發生春陵節侯賈。賈生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仲秀是也。演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曰。角。謂天庭中骨起狀如日也。性動稼穡。常非笑之。演好士。每見其弟事田。比於高祖。兄仲。臣高祖。兄之名也。高祖曰。始大人常以業報非而笑之。

比於高祖。兄仲。孰與。死。人。李守好星曆。識記嘗謂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字劉縯。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議。歸春陵。州。舉兵。於是縯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官冠也。武。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謹厚者謂劉秀也。

兄弟可謀大事。劉秀起兵。春陵。李通遣軼迎秀。

兄弟可謀大事。劉秀起兵。春陵。李通遣軼迎秀。

兄弟可謀大事。劉秀起兵。春陵。李通遣軼迎秀。

兄弟可謀大事。劉秀起兵。春陵。李通遣軼迎秀。

九綱 漢書

劉秀等衣
大冠
謹厚者亦
復為之
兄弟倡義
名始正

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續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李軼
鄧晨皆將賓客來會秀嘗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
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由知非僕耶坐
者皆發明伯升兄弟倡義其名始正是以綱目大書漢宗室起
大笑

丁南湖曰光武之取天下始以權術自保終以真情自奮何去非立論
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絳衣大
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焉夫光武之意欲圖莽者豈
一日即然於莽之世而為伯升之所為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
業為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義
而光武收之此誠確論矣

願見下江
賢將

謳吟思漢
非一日

十一月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收兵保棘陽會下江兵五
千餘人至宣秋續與秀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眾推王常
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續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餘將言
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之曰王莽
苛酷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天民所

天所以
此天所以
王公之才
來故者

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是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
可成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
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屬也諸將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
屬幾陷於不義即與漢軍合於是銳氣益壯襲取監鄧重獲其輜重

淮陽王名玄春陵戴侯之曾孫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為帝在位
二年降於赤眉尋被殺及光武即位詔封為淮陽王人心思
漢眾共立之天下大
器豈庸才所能得哉

立劉氏以
漢人

更始元年正月漢兵圍宛春陵戴侯春陵鄉名在湖廣
永州府寧遠縣曾孫玄在平林
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
常等皆欲立劉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
策立之玄即皇帝位朝群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由是豪傑失望多不
服

二月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昆陽定陵鄧皆縣名
俱屬河南開封府莽遣

昆陽定陵鄧皆縣名
俱屬河南開封府

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

霸為壘尉壘尉軍門都尉也先新莽時連帥韓博上言蓬萊東南五城昭

馬不能勝則則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號百萬縱兵圍昆

陽諸將見兵盛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按

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

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侯騎還言莽兵至城北諸將迫急乃更

請秀計之秀復為圖成敗皆曰諾○○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

中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

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劉秀至○定陸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邑亦遣兵

數千合戰秀斬之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

敵勇其可怪也秀復進討邑兵却諸部共果之無不一當百遂殺王尋莽

兵大清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淶川盛溢浪音祇淶水出虎豹皆

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盡獲其軍實輜重軍實謂車馬器械城易

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

○○蓋聞漢兵言莽鴆殺平帝乃會公卿開所為平帝請命金滕之策泣以

示群臣

劉秀復徇潁川屯兵巾車鄉巾車鄉在潁川郡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

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縣名屬潁川郡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

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

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

陰勸更始除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

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勸更始

并執縯殺之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縯時為大司徒秀不與交私

劉秀為圖

成敗

舉大事當

表義士

劉秀小怯

大勇

虎豹皆

股戰士

是海內

豪傑翕

然響應

皆殺其

牧守自

稱將軍

用漢年

號以待

詔命

示群臣

劉秀復

徇潁川

伯升兄弟 圖大事者 言語舉止 非庸人

巾車鄉在潁川郡 浪音祇淶水出 軍實謂車馬器械城易 縯時為大司徒

未嘗自伐
昆陽之功
飲食言笑
如常

拜秀為破
虜大將軍
救岑彭以
顯義

劉向畫忠
帝室
劉歆易名
庶識
乃向之

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不敢為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

後漢書曰士大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

丁南湖曰殺矣安得而有西周更始殺光武之長兄而光武不敢以為

秋奔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此劉秀乃劉○曰道士西門君惠謂涉

識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董忠等謀劫

奔降漢謀世皆自殺書法涉以秀名應識共謀劫奔事世自殺

尹起莘曰劉向指陳王氏盡忠帝室欲乃阿附賊奔自覆宗國甚至易

皆下之龍西武都漢二郡名今鞏昌

公孫述起兵成都自稱輔漢將軍蓋州牧

更始遣將攻武關三輔鄧曄子匡起兵應漢開武關迎漢兵諸縣大姓

亦各起兵稱漢將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從宣平門入火及

掖庭承明在未央宮北孝平皇后自焚崩后葬避火宣室旋席隨斗柄而坐

火中而死有存漢之節葬不得而易之也

折節力行
以要名譽

班固曰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遠者耶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

折節力行
以要名譽

食其舌按綱目書眾共誅莽者明莽之極惡

折節力行
以要名譽

百姓共提擊之擲也或切

九綱監南

桂陽王九卷

五十二

險於禁紂而奔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謀毒源者夏
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蕭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
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
以立私議弄誦六藝以文姦言詞歸殊途俱用滅亡皆為聖王之驅除
爾云

尹氏曰甚矣亂臣賊子之欺世也禮施於國宋鮑之所以絀其君厚施
之前折節下士輕財好義虛譽隆洽元后為其所惑為之宗主浸淫至
於盜國毒流四海然後大兵四合克殄元惡雖漢祚復還而其禍亦安矣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移
表之從事司察事吏十二人以主察舉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

始見諸將過皆冠幘反巾也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
喜不自勝老吏或留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丁南湖曰漢官威儀作於叔孫通雜以秦制非三代聖人法也而何以
秦項儻民水火而漢措之於安全者百數十年一旦更王氏之亂是以
見威儀而想恩澤夫孰計威儀之得失哉若當時示民三代之法則
上焉者無微不信矣此歷代制作所以各從其時而不拘拘泥古也

更始欲令大將徇河北今直隸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
獨有文叔可用

劉秀乃以秀行大司馬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
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平音病平其不平也遣縱除王莽苛政復漢官

名吏民悅喜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發明帝王之與其地為氣象必有
除秦苛法與世祖徇河北之日除莽苛政則區區逐鹿爭維之南陽

追秀杖策杖持也策馬箠也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言我封
也此權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

尺寸言已才之短也言已才之短也禹功名於竹帛爾古無紙有事或書於竹簡秀因留

宿禹進說曰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

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

可見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公稱劉秀也天下不足定也

獨有文叔可用
劉秀除莽苛政
帝王施為氣象
鄧禹杖策追秀
明公威德加四海
明公有盛德大功
延攬英雄
天下不足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五十三

定任使諸將皆當其才

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謂幕府中也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胡致堂曰

蕭王之至鄴禹杖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出關又為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辭言且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買復吳漢皆未之嘗又非諸臣所能及雖伊周之徒敢告其君者其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

下郡國如是始得其才此固高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所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此而圖形靈臺藏名太室為東京元功真無愧矣

丁南湖曰

禹志至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乃大書之以見禹無苟進用之明是君臣相遇也可謂善始矣其相保也豈不善終乎

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寬譬乙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民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且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

都尉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王

奔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姓名也緣是詐稱真子輿百姓多信之立即為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王郎詐稱子輿

甲申二年更始委政於趙萌日夜飲讌後庭以至群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大司馬秀以耿弇為長史○目時耿况遣子况詣長安弇年二十一至

宋子縣名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

子輿斃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陳兵發騎以犄音各車烏合之眾如摧

枯折厲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聞大司馬秀在霍音都也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

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土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

公等不識去就

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土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

邯鄲不足慮也

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襄中謂至襄中則

無雙亭豆

○大司馬秀至薊薊漢州名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城內擾

水堅可渡

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曲陽在鉅鹿郡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

河水亦合

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

高光得天

陳止齋曰古之人若不特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

誰水大風

而以其幸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族

天風脫唯

王郎其勝果天耶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圖合而項氏擒耶邯鄲之戰

武以水合

君之有為於天下者其始也雖天啟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嗚呼天之

濟滹泥之

欲故是君而使之有所託者不遠爾也置諸危而福之投諸難而全之

役果天耶

大其所受而人君者不能因乎天而善用之方且安乎天而棄其所以

抑人即然

在人則向之所謂福者乃禍之也全之者乃所以敗之也嗚呼

其所所得

人君有天下之慮其母以天之所以禍之也全之者乃所以敗之也嗚呼

天下皆果

福我而全我者而自取禍敗也哉

在是即抑

至南宮信都郡南宮縣遇天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

否即

龜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今冀州是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都太守

南宮麥飯

任光和戎太守邳彤邳中反和戎縣名不肯從光聞秀至大喜邳彤亦自和

吏民歌吟

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

思漢

矣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眾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

邳彤擊第

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

天風脫唯

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眾

水之圖光

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襄中謂至襄中則

武以水合

君之有為於天下者其始也雖天啟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嗚呼天之

濟滹泥之

欲故是君而使之有所託者不遠爾也置諸危而福之投諸難而全之

役果天耶

大其所受而人君者不能因乎天而善用之方且安乎天而棄其所以

抑人即然

在人則向之所謂福者乃禍之也全之者乃所以敗之也嗚呼

其所所得

人君有天下之慮其母以天之所以禍之也全之者乃所以敗之也嗚呼

天下皆果

福我而全我者而自取禍敗也哉

在是即抑

至南宮信都郡南宮縣遇天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

邯鄲不足慮也

五十四

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乃復響應

和彤一言

下南湖曰

光武若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此所謂委成業而臨不測者也使不有和彤之區區安得有漢乎此彤之雄傑孟堅所以贊其一言與和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臣也

以恭尊為

刺姦將軍

祭遵必不

私諸卿

破觀地圖

恩明若猶

慕慈母

古之與行

在德

漢中王嘉既克延容乃薦校尉賈復及陳俊大司馬秀以復為將軍俊為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秀悅乃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大司馬秀引兵東北拔廣阿漢縣名屬鉅鹿郡披輿地圖披閱也地象車輿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寇恂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彭寵軍合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即應言我亦發

此功名

令反側子

自安

安之人也

光武明識

大度

觀乃祖能

目待師

大樹將軍

耿弇勸母

飛兵

之何意二郡謂漁陽上谷也良為吾來方其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其將寇恂

吳漢等為將軍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誘

毀者數十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反側子謂吏民與王郎交通謀叛反則不安之人也

胡致堂曰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安者所能舉也光武討王郎時勝

少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縱不形之

辭也左右前後孰不懷疑人心一搖雖河北亦且不保况帝業乎此觀

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諭者也

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

異也為人謙退不伐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

並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下南湖曰謙退不伐德之至也夏禹以此而為大聖顏淵以此而為大

生賢傑且異好讀書得之學問惜乎大功甫就而尋卒于軍不復生享

茅土之報也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今徐州縣古之蕭叔國也悉令罷兵耿弇進曰百姓患苦王

今徐州縣古之蕭叔國也

悉令罷兵耿弇進曰百姓患苦王

今徐州縣古之蕭叔國也

悉令罷兵耿弇進曰百姓患苦王

今徐州縣古之蕭叔國也

去虎口得
歸慈母

以義征伐

天下至重

可自取

吳漢上兵

輕騎接行

即陳

推赤心置

人腹中

寇恂文武

備足

收民無象

奔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

諸將擅命貴戚縱橫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是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

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

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蕭王擊銅馬賊名於梟反縣名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薄於莫府請所

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銅馬夜遁王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

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

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秀為銅馬帝

赤眉西攻長安蕭王將北徇燕趙乃拜鄧禹前將軍分麾下精兵三萬

人遣西入關王以河內漢郡名今懷慶府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

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

太守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屬上

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禹既西王引兵而北恂調餼糧謂謂計發之也治

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丁南胡曰寇子翼為漢元臣而始終保全者有九善焉識光武而先歸

期而完潁川四也為國家而屈賈復五也聽董崇而避權寵三也斬賈

六也斬皇甫文以平高峻之亂七也所得祿俸厚施諸友故人及從吏

士八也素好學修鄉校教生徒九也范史於斯眾善之中獨以屈賈復

一事贊為夷齊之不念舊惡可謂知人也乎

何

寇恂比蕭

河內太守

非此子莫

可使

拜恂為

河內太守

鼎鑊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卷之九終

